唐 李延壽 撰

北史

第五册

卷三六至卷四四（傳）

中華書局

北史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薛辯 五世孫端　端子胄　端從子濬　辯孫湖　湖子聰　聰子孝通　孝通子道衡　聰弟子善　善弟愼　薛寘　薛憕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也。曾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諡曰莊。祖濤襲爵，位梁州刺史，諡曰忠惠。京都傾覆，皆以義烈著聞。

父强，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及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尙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强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强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爲書，將以車馬聘强，猛以爲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

數百騎馳至强壘下，求與相見。强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强遂總宗室强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書。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諡曰宣。

辯幼而儁爽，俶儻多大略，由是豪傑多歸慕之。强卒，復襲統其營。仕姚興，歷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氏運衰，遂棄歸家保鄉邑。及晉將劉裕平姚泓，即署相國掾。尋除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於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其年詣闕，明元深加器重，明年方得旋鎮。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算，與朕爲長安主人。」辯既還任，務農教戰，恒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帝甚褒奬之。又除并州刺史，徵授大羽眞。泰常七年，卒於官。帝以所圖未遂，深悼惜之。贈并、雍二州刺史。

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高才博學。隨劉裕度江，位府記室參軍。〔一〕辯將歸魏，密報謹，謹遂亦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汾陰侯。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禽其

東平公乙兜，刬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幷爲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爲太守。神䴥三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憑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並爲都將，討平之，封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更興。

眞君元年，徵授內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每訪以政道，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討，與中山王辰等後期，見殺。尋贈鎭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曰元公。

長子初古拔，一曰車轂拔，本名洪祚，太武賜名焉。沈毅有器識，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眞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太武南討，以拔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眞討反氐仇傉檀、强免生，平之。

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尙文成女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鎭西大將軍、開府儀同，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含等，以善政徵詣京師。獻文親自勞勉，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康。

長子胤，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鎭西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鎭將。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後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俗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强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胤至郡，即收其姦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謚曰敬。

子裔，字豫孫，襲爵。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游。卒於洛州刺史。子孝紳襲爵，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險薄，坐事爲河南尹元世儁所劾，死。後贈華州刺史。

拔弟洪隆，字菩提，位河東太守。

長子驎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齊使至，詔驎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卒，贈河東太守，謚曰宣。始拔尙西河主，有賜田在馮翊，驎駒徙居之，遂家於馮翊之夏陽。

長子慶之，字慶集。頗有學業，閑解几案，位廷尉丞。廷尉寺鄰北城，曾夏日寺傍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於世。後兼左丞，爲幷、肆行臺，賜爵龍丘子，行滄州刺史。爲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贈華州刺史。

慶之弟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以軍功累至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卒。英

集子端。

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爲參軍，賜爵汾陰男。〔二〕端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周文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脩義督乙干貴西度，據楊氏壁。端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三〕脩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度。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脩義亦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栅，得免。栅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并招喻村人，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鎭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爲大丞相府戶曹參軍。

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有功，進爵爲伯。後改封文城縣伯，〔四〕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强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周文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啓周文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周文深然之。大統十六年，大軍東討，〔五〕柱國李弼爲別道元帥，妙簡英僚，數

日不定。周文謂弼曰：「爲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眞才也。」乃遣之。轉尙書右丞，仍掌選事。

梁主蕭詧曾獻馬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摴蒱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至端，乃執摴蒱頭而言曰：〔六〕「非爲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卽以賜之。

魏帝廢，近臣有勸文帝踐極，文帝召端告之。端以爲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龕翦僭僞，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旣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並以賜之。進授吏部尙書，賜姓宇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侯。

周孝閔帝踐阼，再遷戶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晉公護將廢帝，召羣臣議之。端頗具同異，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爲政寬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藉鎭撫，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詣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誡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城郡公，諡曰質。子冑嗣。

胄字紹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

隋文帝受禪，三遷爲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卽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力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僞。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

胄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泰山觀古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郢州刺史，有惠政。徵拜衞尉卿，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爲稱職。遷刑部尙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疏忌，及王世積誅，熲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

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其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

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卒。子鋗、獻知名。

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丞相參軍事。時京兆韋夐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酒肴候之，談宴終日。夐遂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爲世所知，雖復棲遑，徒爲勞苦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何其樂也。」

裕曾宿宴于夐之廬，後庭有井，裕夜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卿不測憂，幸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小耳，方當遂於此也。」人問其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誄之者數人。周文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胄從祖弟濬，字道贖。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周

天和中，襲爵虞城侯，位新豐令。隋開皇中，歷尙書虞部、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疾病，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賵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

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

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因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宦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薦臻，兄弟俱被奪情，苫廬靡中哀訴，是用叩心泣血，霣氣摧魂者也。旣而創鉅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旣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

書成而絕。有司以聞，文帝爲之屑涕，降使齎册書弔祭。濬性淸儉，死日家無遺財。

濬初爲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兒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

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洪隆弟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弟忿鬩，鄰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內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敎，咸以敬讓爲先。三召州都，再辟主簿，州將傾心致禮，並不獲已而應之。爲本州中從事、別駕，除河東太守。兄弟並爲本郡，當世榮之。復受詔爲仇池都將。後罷郡，終於家。有八子，長子聰知名。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闇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懍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所長。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敎甚嚴，諸弟雖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

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

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之。後遷書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强禦，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直閣如故。

聰深為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親衞禁兵，委總管領，〔七〕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閣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

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

二十三年，從駕南征，兼御史中尉。及宣武即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諡曰簡懿侯。魏前二年，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子孝通最知名。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儁才，蕭寶夤征關中，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禮遇甚隆。及寶夤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以拜掃求歸，乃見許。同僚咸怪，止之，但笑而不答，遽還鄉里。寶夤後果逆命。

北海王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脩義等又聚徒作亂，欲以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住，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固守。及寶夤平定，元顥退走，預其事者咸罹禍，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員外散騎侍郎。尒朱天光鎭關右，表爲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其力，以功賜爵汾陰侯。

莊帝既幽崩，元曄地又疏遠，更議主社稷。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又在茂親，夙有令望。不言多載，理必陽瘖。奉以爲主，天人允叶。世隆等並以爲疑。孝通密贊天光察之。廣陵王曰：「天何言哉？」於是定册，即節閔帝也。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又言己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節閔覽啓傷感，以侯爵既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褒美。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

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爲節閔所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帝因與元翌及孝通等宴，兼奏絃管，命翽吹笛，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翌等嘲，以酒爲韻。孝通

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慚爲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絕。孝通卽豎忠爲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翩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翌日：「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芃芃。」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于時，孝通內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

外兄裴伯茂性豪俊，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裴笑而不答，宏放自若。

屬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刺史劉誕。尒朱天光自關中討之。孝通以關中險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鎭遏，以爲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閔深以爲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並先在關右，因並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爲左丞，孝通爲右丞。齎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鎭長安。岳深相器重，待以師友之禮。與周文帝結爲兄弟，情寄特隆。後天光敗於韓陵，節閔遂不得入關，爲齊神武幽廢。

孝武帝卽位後，神武方得志，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乃謂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尒朱百萬之衆，其鋒誠亦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鵠、賈智、〔八〕斛斯椿、大野胡也枝、〔九〕叱呂延慶〔一〇〕之徒，於尒朱之世，皆其夷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鎭，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闕下，婁昭處鈎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觀之，隙難未已。吐萬仁雖復退逸，猶在幷州，高王之計，先須平殄。今方綏撫羣雄，安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事關中地也？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幷之驍騎，勝汝、潁之奇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爲城雉，因黃河而爲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

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閱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樹置賀拔岳鎭關中之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爲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卽日原免。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劒履上殿表，猶使爲文。會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

去吾何遠，恭而非禮，將爲神矣。」拜者慚焉。

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前二年，周文帝追軫舊好，奏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齊武平初，又贈鄭州刺史。〔二〕文集八十卷，行於時。

子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湝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

武成即位，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齊後主之世，漸見親用，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

及齊亡，周武帝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隋文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守邛州刺史。

文帝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蕃。」帝曰：「朕且含養，致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彫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

及八年伐陳，拜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中，謂曰：「今段定克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彫牆，酣酒荒色。其必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尙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極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熲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

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遣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詔

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

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帝每曰：「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帝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朱門陳戟。」於是進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帝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

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好，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出，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幷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人懷其惠。

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三]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與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乎？」付執法者推之。道衡自以非大

過，促憲司早解。奏日，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寃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

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後族父孺。

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爲大文，所有詩詠，大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僚多不便之。卒於襄城郡掾。所涖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卽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

道衡兄溫，字尼卿。沈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隸書。仕周爲上黃郡守。周平齊，徙燕郡太守，以簡惠稱。宣政元年，賜爵齊安縣子。卒於郡。子邁嗣。

邁字弘仁。性寡言，長於詞辯。開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鍾山。歷位太子舍人。大業中，爲刑部、選部二侍郎。

道衡從父弟道實，位禮部侍郎、離石郡太守，知名於世。

從子德音，有儁才，起家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

都，王世充之僭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其文筆多行於世。

聰弟和，南青州刺史。和子善。

善字仲良。少爲司空府參軍，再遷鹽池都將。孝武西遷，魏改河東爲秦州，以善爲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滿，絃歌不絕；而善獨恭己率素，愛樂閑靜。

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周文帝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說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卽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愼並固辭不受。周文嘉之，以善爲汾陰令。善幹用強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爲行臺郎中。

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爲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黃門侍郎，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縣公。再遷戶部中大夫。

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乃殺軌。以善忠於己，引爲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行司會。出爲隆州刺史，兼益州總管府長史。徵拜武威少府。〔三〕卒，贈三州刺史。帝以善告齊軌事，諡曰繆公。

子褒嗣，官至高陽郡守。

善弟愼，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虯、范陽盧柔、隴西李璨並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周文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愼與李璨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璋、河東裴舉、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並應其選。又以愼爲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周文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內講說，又命愼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爲大乘學。在學數年，復以愼爲宜都公侍讀。累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愼

兄善又任工部，並居淸顯，時人榮之。

周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縣子。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爲湖州刺史。界既雜蠻夷，恒以劫掠爲務。愼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愼每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眞人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卽與別居。愼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萌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愼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幷遣守令，各喩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愼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尋爲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爲世所傳。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顏，魏河東郡守、安邑侯。父乂，淸河、廣平二郡守。

寘幼覽篇籍，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魏孝武西遷，封郃陽縣子。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郞，修國史。尋拜中書侍郞，修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爲司錄，軍中謀略，寘並參之。江陵平，進爵爲伯。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斟酌

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侯，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爲淅州刺史。卒於位，吏人哀惜之。贈虞州刺史，謚曰理。

所著文筆二十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寘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溫凊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

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淸水郡守。

薛憕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逢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憕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疏宕不拘，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郞。旣羈旅，不被擢用。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而向人也！」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嘗趨世祿之門。左中郞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襲裾數參吏部？」憕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古人以爲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

慷慨，但不遭時耳。」

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憕從祖眞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兗歸魏，其子懷儁見憕，甚相親善。屬尒朱榮廢立，憕遂還河東，止懷儁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懷儁每謂曰：「汝還鄉里，不營產業，不肯取妻，豈復欲南乎？」憕亦不介意。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

及齊神武起兵，憕乃東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爲行臺郎，除鎭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憕獨謂軍司傅長高曰：〔一四〕「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卽爲人所虜，何慶之有乎？」長高以憕言爲然，並有憂色。尋而周文平悅，引憕爲記室參軍。武帝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文帝卽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進爵爲伯。

大統四年，宣光、淸徽殿初成，憕爲之頌。文帝又造二欹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缾以臨器上，傾水灌山，則出於缾而注乎器，〔一五〕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鳧雁蟾蜍以飾之，〔一六〕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

而牀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一七〕滿而平，溢則傾。憕各爲頌。

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令憕與盧辯、檀翥等參定之。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常有戚容。後坐事死。

子舒嗣，官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名。端以謙直見知。胄以公平自命。濬之孝悌，素緒之所得也。道衡雅道弈葉，世擅文宗，令望攸歸，豈徒然矣，而運逢季叔，卒蹈誅戮，痛乎！仲良任惟繁劇，弘益流譽，而陷齊諂讒，以要權寵，易名爲繆，斯豈虛哉！擬彼徐、陳，寘、憕並學稱該博，文擅彫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慚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之良選也。

校勘記

〔一〕位府記室參軍　魏書卷四二薛謹傳云：「劉裕擒泓，辟相府行參軍。隨裕渡江，尋轉記室參

軍。」這裏「府」上當脫「相」字，不然不知是何府。

〔二〕賜爵汾陰男　諸本「汾」作「平」，周書卷三五薛端傳作「汾」。按「汾陰」爲薛氏鄉望，當時慣例，以本郡、本縣爲封號以籠絡各地大族。作「汾」是，今據改。

〔三〕端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　諸本脫「端」字，據周書、通志卷一五七薛端傳補。

〔四〕後改封文城縣伯　諸本「文」作「交」，周書作「文」。按文城縣屬文城郡，後魏置，地鄰汾陰見隋書卷三〇地理志中。交城縣屬太原郡，隋開皇十六年置見同上。薛端不得於西魏時封交城伯。今據周書改。

〔五〕大軍東討　諸本「軍」上脫「大」字，據周書補。

〔六〕乃執擕蒱頭而言曰　通志無「頭」字。按疑是涉上文而衍。上文「頭」字意爲「第一個」，這裏着「頭」字無義。

〔七〕委總管領　通志卷一四九薛聽傳「總」作「聽」，疑是。

〔八〕賈智　諸本作「知」，據本書卷四九本傳改。

〔九〕大野胡也枝　按其時有大野拔，見魏書卷一一孝靜紀天平二年二月，及本書卷四九樊子鵠傳。疑「枝」是「拔」之訛。「胡也拔」是其本名，單作「拔」是省稱，或漢名。

〔一〇〕吒呂延慶　按本書卷四九作「叱列延慶」。

〔一一〕齊武平初又贈鄭州刺史　諸本「齊」下有「神武」二字，通志卷一四九薛孝通傳無。按高歡死於東魏武定中，張森楷因以爲「武平」是「武定」之誤。但高歡未曾稱帝，武定是魏孝靜帝年號，作「神武武定」也不對。武平是齊後主年號。其時孝通子道衡「漸見親用」，追贈其父，情事正符。今從通志刪「神武」二字。

〔一二〕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　洪頤煊云：「房彥謙傳本書卷三九，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隋書地理志南海郡，『仁壽元年置番州。』按岑仲勉隋書求是亦以爲「潘」當作「番」。

〔一三〕徵拜武威少府　周書卷三五薛善傳，「武威少府」作「少傅」二字。按周行六官，無少府官名。疑作「少傅」是。但「武威」二字不知從何衍出，疑尚有訛脫，今不改。

〔一四〕憕獨謂軍司傅長高曰　各本「軍司傅長高」五字作「所親」二字，與周書卷三八薛憕傳同，獨宋本作「司傅長高」四字，通志卷一五七作「軍司傅長高」五字。按下文云：「長高以憕言爲然。」則北史本有「軍司傅長高」五字，後「軍」字脫，大德本以下遂改從周書。今據宋本及通志補改。

〔一五〕傾水灌山則出於缾而注乎器　諸本脫「則出於缾」四字，據周書、通志補。

〔一六〕爲鳧雁蟾蜍以飾之　諸本脫「蜍」字，據周書、通志補。

〔一七〕器形似觥而方　諸本脫「器」字，據周書、通志補。

北史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田益宗

孟表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

韓茂字元興，安定安武人也。父耆字黃耆，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諡曰成。

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為武賁郎將。

後從太武討赫連昌，大破之，以功賜爵蒲陰子，遷侍輦郎。又從破統萬，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

和龍，茂爲前鋒都將，〔一〕戰功居多。遷司衞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從破薛永宗、蓋吳，轉都官尚書。從車駕南征，拜徐州刺史。還，拜侍中、尚書左僕射。

文成踐阼，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沈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領太子少師。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桓。

長子備，字延德，賜爵行唐侯，歷太子庶子、寧西將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謚曰簡。

備弟均，字天德，少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爵范陽子，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歷定、青、冀三州刺史，甚有譽。

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界，土曠人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大將軍、廣阿鎮大將，〔二〕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賓，人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人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

便，朝議罷之。

後均所統，劫盜頗起，獻文詔書讓之。又以五州人戶殷多，編籍不實，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卒，謚康公。

皮豹子，漁陽人也。少有武略。泰常中，爲中散。太武時，爲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又拜選部尙書。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鎭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眞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太武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鎭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鎭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濁水，擊禽崇之，盡虜其衆。仇池平。

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討平之。時豹子次下辨，聞圍解，欲還。弼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鎭將、持節、公如故。宋復遣楊文德、姜道盛寇濁水，別遣將靑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

伯，悉俘其衆。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出奔漢中。宋以文德爲武都王，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人叛應文德，詔豹子討之。文德阻兵固險，以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僚屬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宋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

興安二年，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氐、羌圍武都。豹子分兵將救之，聞宋人增兵益將，表狀求助。詔高平鎭將苟莫干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尙書，出爲內都大官。宋遣其將殷孝祖修兩當城於淸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不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宋琨丘鎭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豹子大破之，追至城下，其免者千餘人而已。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討之，不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爲內都大官。卒，文成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子道明襲。

道明第八弟歡喜，〔三〕文成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孝文初，吐谷渾拾夤部落飢窘，侵掠澆河，詔假平西將軍、廣川公，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夤。又以其父豹子昔鎭仇池，有威信，拜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鎭將，假

公如故。歡喜至，申布恩惠，夷人大悅，酋帥率戶歸附，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尙書，賜爵南康侯。

太和元年，宋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據仇池，詔歡喜討鼠，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强大黑固守津道，歡喜部分將士，擊大黑走之。追奔，攻拔葭蘆城，斬文度，傳首京師。詔慰勉之。又詔於駱谷築城，歡喜表求待來年築城。詔責之曰：「若不時築，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繩之。」南天水人柳旂據險不順，歡喜討滅之。後爲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飮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就州，決以杖罰。卒，謚曰恭公。子承宗襲。

封敕文，代人也，本姓是賁。祖豆，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內侯。父涅，侍御長，贈定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

敕文始光初爲中散，稍遷西部尙書，出爲使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鎭上邽。詔敕文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制，詔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人戶，分

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罕。

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據上邽東城南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設備，賊乃退。冏、會復攻城，氐、羌一萬屯南嶺，休官、屠各及雜戶二萬餘人屯北嶺，爲冏等形援。敕文設奇兵大破之，斬冏。衆復推梁會爲主。安豐公閭根率軍助敕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報。梁會欲謀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幾斷賊走路。夜半，會乃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鬭，從夜至旦。敕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鬭，而況於人。」乃以白武幡宣告賊衆，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敕文縱騎騰躡，死者太半。

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黨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眞討破之。

天安元年卒，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于時讓者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

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焉。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淸身奉公，妻子不免飢寒，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淸克明，緝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

父溫，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位上黨太守，有能名。卒，贈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

羅漢仁厚篤愼，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爲秦州司馬，羅漢隨侍。隴右氐楊難當寇上邽，鎭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以弱。」意頭善之，卽簡千餘人，令羅漢出戰，衆皆披靡。難當大驚，會太武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徵爲羽林郎。

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鹿等據險爲逆，詔羅漢討禽之。後從征懸瓠，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衞，文成之立，羅漢有力焉。加龍驤將軍，仍幢將，進爵野王侯，拜司衞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尙書，進爵山陽公。

後爲鎭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氐、羌反，逼駱谷，鎭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氐、羌大破之，賊衆退散。詔書慰勉之。涇州人張羌郞聚衆千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擊禽之。仇池氐、羌叛逆，其賊帥蛩廉、苻忻等皆受宋

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禽廉、忻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怗然。孝文下詔褒美之。徵拜內都大官，聽察多得其情。卒官，謚莊公。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爲侯。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魯郡公。卒，謚曰康。

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進城陽公。〔四〕獻文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請援，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內。時攸之、吳喜公等率衆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密造火車攻其營，水陸俱進。攸之等旣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宋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溯淸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淸合口。伯恭率衆度水，大破顯達。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從淸西與攸之合戰，大破之，吳喜公輕騎遁走。〔五〕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宋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等南討淮陽，宋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

皇興二年，以伯恭爲散騎常侍、彭城鎭將、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假東海公。卒，贈鎭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

伯恭弟伯遜，襲父爵魯郡公，位東萊鎭將、東徐州刺史。坐事免官，卒于家。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擧止，有異常蠻。世爲四山蠻帥，受制於齊。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魏。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旣度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

景明初，梁師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進至陰山關，〔六〕南據長風城，逆擊大破之。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七〕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漴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掎角擊討，破之，獲其二城。上表陳攻取之術，宣武納之，遣鎭南將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斷梁人糧運，破梁戍主趙文興，倉米運舟，焚燒蕩盡。時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縣皆沒於梁，唯有義陽而已。〔八〕梁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力也。

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人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喩，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詔之曰：「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以益宗爲使持節、鎭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帝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梁兵，光城已南，皆爲梁所保。世哲擊破之，復置郡戍，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伯。

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表陳桃符讒毀之狀。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爲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答不許。卒，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

少子纂襲，位中散大夫，卒，贈東豫州刺史。

益宗長子隨興，位弋陽、東汝南二郡太守。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度，仕齊爲馬頭太守。

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魏，除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鎭渦陽。後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爲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鎭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闕，會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有異，卽推覈，乃是叔業姑兒，規爲內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妄，於北門外斬之，人情乃安。孝文嘉其誠，封汶陽縣伯，歷濟州刺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州刺史。卒，贈兗州刺史，謚曰恭。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也。〔九〕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爲部落大人。祖眞，柔玄鎭將、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

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太和初，蠕蠕頻寇，康生爲前驅軍主，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度，齊將據渚斷津路。孝文募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閤將軍。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煙直過，飛刀亂

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勳除太子三校、西臺直後。

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射殺辛支。

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窗，扉開卽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齊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元衍等援之，並敗退。帝乃遣康生馳往，一戰大破之。及壽春來降，遣康生領羽林千人，給龍廄馬兩匹，馳赴之。破走其將桓和、陳伯之。以功除征虜將軍，封安武縣男。

出爲南青州刺史。後梁郁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破禽之。時梁聞康生能引強弓，故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粗殆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絕倫。弓卽表送，置之武庫。後梁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勒甲十萬規寇徐州，詔授康生武衞將軍，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爲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以輒用官炭瓦，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復之。梁直閤將軍徐玄明戍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

張，并棗柰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間，郁州刺史復叛。〔一〇〕及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邪趣綿竹。至隴右，宣武崩，班師。

後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季龍、豹之祟。

徵拜光祿勳，領右衞將軍，與元叉同謀廢靈太后。遷河南尹，仍右衞、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衞將軍侯剛女，卽元叉妹夫也。叉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多宿禁內，或迭出入。叉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身。

康生性粗武，言氣高下，叉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一一〕明帝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嗔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明帝引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

明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爲叉所執，鎖於門下。至曉，叉不出，令侍

中、黃門、僕射、尙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又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又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

康生久爲將，及臨州，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每捨居宅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尙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於禍。

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貞，又追封壽張縣侯。子剛襲。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然庶孽，不爲宗親顧待，不免飢寒。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尙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尙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

歎。沖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

宣武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子。除直閤將軍，出爲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僚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

梁武遣其將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營州爲兵。

永平中，追其前勳，起爲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宣武慮梁人侵軼，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於更用，臺省門巷，觀者如市。後梁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明帝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鎭荊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

大眼撫循士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泣。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所遣督將，皆懷畏懼。時傳言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卽止。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二三〕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致。

又爲荆州刺史，常縛藁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淸郡嘗有武害，〔二三〕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縣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武，尙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卒。

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

有三子，長甑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告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甑生等曰：「開國當我兒

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甑生等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於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甑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焉，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將射之。甑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甑生等驍武，不敢苦追，遂奔梁。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少以武壯聞，仕齊爲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常爲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荆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幽州刺史。

梁遣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偸據硤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瓮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征南將軍、〔一四〕光祿大夫。

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尙雄猛，皆國之名將。

比平硤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剋。」延伯曰：「既對聖顏，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思水兵之勤，若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敕如請。」二年，除幷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還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鎭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驊騮馬一匹。

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男，改封新豐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禽，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延伯曰：「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度黑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夤率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度，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度。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悅，謂官屬曰：〔一五〕「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夤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驍

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强，諸將所憚，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克敵。詔授左衞將軍，餘如故。

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夤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鎖柱，教習强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寶夤、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鬭。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夤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阬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夤，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迸，見兵人采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

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

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烈。

李叔仁，隴西人也。驍健有武力，前後數從征討，以功賜爵獲城鄉男。梁豫州刺史王超宗內侵，叔仁時為兼統軍，隸揚州刺史薛眞度。眞度遣叔仁討超宗，大破之。以功累遷洛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後以軍功封陳郡公，又除光祿大夫、朔州刺史。齊州廣川人劉鈞執清河太守邵懷，〔一六〕聚衆反，自署大行臺。詔叔仁為都督，討平之。除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邢杲反於青州，〔一七〕叔仁為大都督，出討於濰，〔一八〕失利而還。永安三年，坐事除名，尋復官爵。節閔帝初，加散騎常侍、開府。後除涼州刺史，遣使密通款於東魏，事覺見殺。叔仁所用之槊，長大異於常槊，時人壯之。

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為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暫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効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

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熊武之姿，〔一九〕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校勘記

〔一〕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茂爲前鋒都將　魏書卷五一韓茂傳，「和龍」下有「徙其居民。從平涼州」八字。按北史刪節失當，混二事爲一。

〔二〕除大將軍廣阿鎭大將　「除」下「大」字魏書作「本」。按本將軍指征南大將軍，魏書上文言韓均爲定州刺史也是以本將軍兼。這裏「大」字當爲「本」之訛。

〔三〕道明第八弟歡喜　諸本「歡」作「懷」，魏書卷五一皮豹子傳無「懷」字。卷七高祖紀太和元年十二月作「皮懽喜」本書卷三孝文紀作皮喜。本書卷九六氐傳、吐谷渾傳、通鑑卷一三四四二〇一頁作「皮歡喜」。按其人本名「歡喜」，魏書避高歡諱，故單作「喜」。高祖紀作「懽喜」，當是後人所增。「懽」卽「歡」字，「懷」爲「懽」之訛。今據改作「歡」。

〔四〕進城陽公　諸本「城陽」作「彭城」，魏書卷五一孔伯恭傳作「城陽」。按魏書卷六顯祖紀天安元年九月，魏書卷五〇、本書卷二五尉元傳，並見「城陽公孔伯恭」。作「彭城」是涉下文而誤，今據改。

〔五〕大破之吳喜公輕騎遁走　魏書「破之」下作「斬其將姜產之、高遵世及丘幼弼、丘隆先、沈榮宗、陸道景等首。攸之、憘公等輕騎遁走」。攸之乃宋軍主將，北史刪節並「攸之」二字刪去，殊爲失當。

〔六〕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進至陰山關　各本「梅」作「楊」，宋本及魏書卷六一、通志卷一四九田益宗傳作「梅」。按梅爲蠻族著姓，今從宋本。

〔七〕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　諸本「梁」上有「二十二年」四字，魏書無。按景明只四年，無二十二年。此緣魏書上文在「景明」前有「二十二年進號征虜將軍」語，本指太和二十二年，北史誤移四字於此，遂似景明有二十二年，且將同一戰役，分截爲二，非。今刪去四字。

〔八〕宣武納之遣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至時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縣皆沒於梁唯有義陽而已　按魏書敍元英攻佔義陽之後，又敍白早生叛魏降梁事，然後云「時自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城皆沒於賊，唯有義陽而已」。據魏書卷八世宗紀，元英攻義陽在景明四年公元五〇三年，白早生叛魏在永平元年公元五〇八年，本非一事。北史刪節，誤合爲一。遂致上云「元英攻義陽」，下云「唯有義陽而已」，義陽究屬誰有，亦不明不白。此刪節之失。

〔九〕河南陽翟人也　魏書卷七三奚康生傳「陽翟」作「洛陽」。按魏書卷七下高祖紀，太和十九年六月，「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爲河南洛陽人」。奚康生本姓達

奚，其先居代，則亦屬代人南遷者，自當籍屬河南洛陽。周書卷二九達奚寔作河南洛陽人，可證。此作「陽翟」，當誤。

〔一〇〕郁州刺史復叛　魏書無「刺史」二字。張森楷云：「此誤衍文。」按「郁州」，魏書卷九八蕭衍傳作「郁洲」，宋書卷三六州郡志青州條作「鬱洲」，是地名而非州名。宋、齊、梁於此僑置青州，上文被殺之張稷，其官卽爲青、冀二州刺史見蕭衍傳。「郁州」既非州名，自不可能有「郁州刺史」。張說是。

〔一一〕正光二年三月　諸本「三」作「二」，魏書作「三」。按魏書卷九肅宗紀、本書卷四孝明紀，事在三月，今據改。

〔一二〕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　魏書卷七三楊大眼傳「康」作「秉」，北史避唐諱改。參卷三二崔鑒傳校記。

〔一三〕又北淯郡嘗有武害　各本及魏書「武」作「虎」，百衲本作「武」。按此北史避唐諱改，今仍從百衲本。

〔一四〕於軍拜征南將軍　魏書卷七三、通志卷一四九崔延伯傳「征」作「平」。按下文「出爲鎭南將軍」。征南班在鎭南上，延伯不得反降一等。平南班在鎭南之下，延伯以平南升鎭南正合。魏書、通志是。

〔一五〕謂官屬曰　諸本「官」訛「宮」，據宋本及魏書、通志改。

〔一六〕齊州廣川人劉鈞執清河太守邵懷　諸本脫「鈞」字。按事見魏書卷九肅宗紀孝昌三年三月，今據補。

〔一七〕邢杲反於青州　諸本「杲」訛「果」，據宋本及通志卷一四九李叔仁傳改。

〔一八〕出討於濰　諸本「濰」作「淮」。按青州不濱淮水。據魏書卷一〇孝莊紀永安元年十月條，云「李叔仁討邢杲於濰水，失利而還」。「淮」乃「濰」之訛，今據改。

〔一九〕奚康生等俱以熊武之姿　魏書卷七三史臣論「武」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北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裴駿 孫敬憲 莊伯 從弟安祖 裴延儁 裴佗 子讓之 孫矩 皇甫和
裴果 裴寬 裴俠 子祥 肅 裴文舉 裴仁基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也。父雙碩，位恒農太守、安邑子，贈東雍州刺史、聞喜侯。

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爲神駒，因以爲字。弱冠，通涉經史，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來襲聞喜，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奔赴之。賊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敍事宜，帝大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其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爲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宋使明僧暠來聘，以駿有才學，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卒，贈秦州刺史、

閬喜侯，諡曰康。

子脩，字元寄，清辯好學，歷位祕書中散、主客令。累遷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脩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卒，諡曰恭伯，宣武時追贈東秦州刺史。脩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喪，脩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

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弈，咸所閑解。位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明帝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壻，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爲之。詢族叔景，〔一〕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祕書監，出爲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戍主蠻酋田朴特，地居要險，衆踰數萬，足爲邊捍，遂表朴特爲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梁將李國興寇邊，朴特與部曲爲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朴特頗有力焉。徵爲七兵尚書。武泰中，以本官兼侍中爲關中大使，未及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公，諡曰貞烈。無子。

脩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司空李沖有人倫鑒，見而重之。孝文初，徵爲尚書主客郎，累遷太尉長史。宣上言：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及

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皆使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爲益州刺史，宣至州綏撫，甚得戎羌之心。後晉壽更置益州，改宣所莅爲南秦州。

宣家世以儒學爲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牒至此，祿後養親，〔三〕効不光國，可以言歸矣。」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敍心焉。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剋亡日，果如其言。贈豫州刺史，謚曰定，尋改爲穆。子敬憲嗣。

敬憲字孝虞，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王將之部，〔三〕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

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安三年，贈中書侍郎，〔四〕謚曰文。

敬憲弟莊伯，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慍不形於色，博識多聞，善以約言辯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爲行參軍，甚加知賞。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臨淮王彧北討，引爲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及聞敬憲寢疾，求假不許，遂徑自還，亦矜而不問。扶侍兄病，晝夜不離於側，形容憔悴。因葬敬憲於鄉，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才學知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之。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侍郎，諡曰獻。兄弟並無子，所著詞藻，莫爲集錄。

莊伯弟獻伯，廷尉卿、濟州刺史，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爲政嚴酷，不得吏人之和，但以清白流譽。卒於殿中尚書。

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後有人勸其仕進，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棲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嘗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

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後孝文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八十三，卒於家。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也。曾祖奣，諮議參軍、幷州別駕。祖雙彪，河東太守，贈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山松，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虫功，贈東雍州刺史。

延儁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宣武卽位，爲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致諫。後除司州別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

明帝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堨，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延儁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

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拜太常卿，歷七兵殿中二尚書、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

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敬猷，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愛醜、桃弓並見稱於鄉里。〔五〕

子夙，字買興，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位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而懷之。卒於郡。三子，範、昪之、鑒。

鑒字道徽，性强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鑒居官清苦，時論稱之。贈東雍州刺史。

子澤，頗有文學。齊孝昭初，爲齋帥，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議爲恭烈皇帝，澤正色抗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爲恭烈之謚，何容以擬大行。且比皇太后不豫，先帝殞寢失常，聖

躬貶損，今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爲孝昭。因此忤旨，出爲廣州司馬。尋歷位中書侍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以漏泄免。後爲散騎侍郎，尋爲誹毀大臣趙彥深等，兼詠石榴詩，微以託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決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即位，爲淸河郡守。與祖珽有舊，珽奏除尙書左丞，又引爲兼黃門。執政疾其祖珽之黨，與崔季舒等同見誅。

澤本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頻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强立，時人以爲健婦夫半。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稍遷尙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尙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以良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人飢窘，夜率衆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

孝靜初，爲衞大將軍、太府卿，卒於官。贈吏部尙書，謚曰貞，又重贈侍中、尙書僕射。子叔祉，粗涉文學，居官甚著聲績，位終司空右長史。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以討之。慶孫每摧其鋒，進軍深入，至雲臺郊，大戰郊西，賊衆大潰。徵赴都，除直後。於是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兇徒轉盛。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明帝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尒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度，詔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洩，追還河內斬之。

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日，逢歲飢凶，四方遊客恒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粮贍之。性雖粗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坐客恒滿，是以爲時所稱。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詔仲規曰：「畿郡望重，卿何能自致此也？」仲規曰：「陛下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冀卿必副此言。」駕還，見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

寄，殊副所望。」除司徒主簿。

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於陣戰沒。贈河東太守，諡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後之。

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爲鎧曹參軍。南征絳蜀陳雙熾，〔六〕爲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孝武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爲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

伯茂好飲酒，頗涉疏傲。久不徙官，曾爲豁情賦。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二年，因內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汙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

伯茂既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

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

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敍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衞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

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齊武平末，位中書舍人。

叔義亦有學行，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淸靜，吏人安之。遷司徒從事中郎。卒，贈東秦州刺史，謚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稍遷諫議大夫，領著作。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爲錄事參軍。弟景龍、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貪榮昧進，遂坐免官。病卒。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

景顏頗有學尚，孝靜初，爲司空長史，在官貪穢，爲中尉崔暹所劾，遇病死獄中。

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尙貞立，被孝文所知。爲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溫縣，時人榮之。卒於平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子子袖入關西。

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清苦自立。爲汝南王悅郎中令。孝靜初，卒於雍州刺史。

延儁從父兄宣明，位華州刺史，有惠政，諡曰簡。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

景鸞位華州刺史。子文端，齊行臺郎。四子，願、安志、弘、振。

景鴻，齊和夷郡守。子叔卿，博涉有孝行，時人號曰「裴曾子」。隋貝丘令。子神舉、神符，而神舉最知名。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晉位太常卿。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景惠，州別駕。

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守，爲政有方，威

悳甚著，狡吏姦人，莫不改貫，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荆州刺史，郡人戀仰，傾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襁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賵襚，諸子皆遵行之。

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眞，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子讓之。

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

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

第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

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卻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

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醞籍，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欷。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爲黃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斂迹，盜賊清靖。期月之期，翻更非速。」

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久吏奸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

讓之次弟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和弟亮，

並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爲戶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遷鄴後，諏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諏之爲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諏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軌召爲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爲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

次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爲忘年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爲許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人間無所預。代下日，爲吏人所懷。仕周，卒伊川太守。

次謀之，字士令，少有風格，邢卲每云「我裴四」。武成爲開府，辟爲參軍，掌書記。

次訥之，字士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爲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幷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爲孝感。文宣踐阼，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臺卿並爲齋帥，領東宮管記。轉太子舍人，奏中書舍人事。衞尉杜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誹訕時政」。幷稱訥之與弼交好，亦知之。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

長子曰糢，出後讓之。次子矩，最知名。

矩字弘大，繈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由是始留情世事。仕齊，爲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文帝爲定州總管，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及帝作相，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

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爲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七〕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戶部侍郎，遷內史侍郎。

時突厥强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卽宇文氏女，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

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人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功就。

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

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八〕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兼復部人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

皇上應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卽丹青摸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九〕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亙，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人數十，卽稱國王，徒有名號，有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

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勒沙那國、〔一〇〕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陁，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一一〕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一二〕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燉煌，是其咽喉之地。

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

突厥、吐谷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在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

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幷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西夷經略，咸以委之。

後遷黃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嶽，〔一三〕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之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噪。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塡咽周亙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懼懾，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

其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

朕之成算，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孰能若是。」

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

從帝巡塞北，幸啓人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人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地本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於突厥，親見啓人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

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

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衞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贓穢之響，以是爲世所稱。後以楊玄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

從至懷遠鎭，詔護北蕃軍事。

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由其內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敎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卽得好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

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雁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宴接之。

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早還。」俄而驍衞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廝役，皆得其歡心。

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

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奸通婦女及尼、女官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

宇文化及反，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僭帝號，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宣撫大使。

及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爲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擬於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時，矩與其將曹旦等於洺州留守。〔四〕旦長史李公淹及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東之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戶部尚書，卒。

讓之第六弟諝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諝之上

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諤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投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一五〕遣人送出。齊亡，卒於壺關令。

皇甫和者，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一六〕道遷別上勳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爲征虜府司馬，卒。

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沈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

子聿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隋大業初，比部郎。

和弟亮，字君翼，九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齊神武起義，爲大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眞，不樂劇職，除司徒東閤祭酒，思還鄉里，啓乞梁州褒中，卽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武不奪也。至鄴，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爲尚

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以參撰禪代儀注，封槍中男。亮疏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常令餘司攝焉。

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敕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恕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所居宅洿下，標牓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洩，雨卽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

以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以不稱免官。後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齊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爲陽平郡丞。周文帝嘗使幷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

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闕。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從戰河

橋，解玉壁圍，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芒山，於周文前挺身陷陣，禽東魏都督賀婁焉邏蘭，勇冠當時，衆人莫不歎服。以此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遷帥都督、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爲政，百姓畏之，盜賊亦爲之屛息。遷司農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爲前軍，開劍閣，破季慶堡，降楊乾運，皆有功。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而州人張遁、李拓驅率百姓，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以拒之，賊便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日之間，州境淸晏。轉陵州刺史。

周孝閔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決，抑挫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爲稱職。卒於位。贈本官，加絳、晉、建州刺史，謚曰質。子孝仁嗣。

孝仁幼聰敏，涉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長寧鎭將，扞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略。歷建、譙、亳三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侍郎、河內郡守。父靜慮，銀青光祿大夫，

贈汾州刺史。

寬儀貌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爲州里所稱。親歿，撫諸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年十三，以選爲魏孝明帝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

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鎭洛陽，始出見焉。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知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

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景密謀南叛，僞親狎於法保。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以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

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禽。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臥氈，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

周文帝。帝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卽除孔城城主。

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剋之。

天和三年，除溫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每修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沔州旣接敵境，於是以寬爲沔州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陳人乃執寬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遂卒於江左。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杲使於陳，〔一七〕始得將寬柩還。隋開皇元年，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

義宣，位司金二命士、合江令。

寬弟漢，字仲霄，操尙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轉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

贍，斷割如流，相府爲之語曰「日下粲爛有裴漢」。武成中，爲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太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天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漢少有宿疾，恒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游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于疾疹彌年，亦未嘗釋卷。卒，贈晉州刺史。

子鏡人，〔二八〕少聰敏，涉獵經史。爲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累遷春官府都上士。仕隋，位兵曹郎。

漢弟尼，字景尼，性弘雅，有器局，位御正下大夫。卒，贈隨州刺史。

子之隱，趙王招府記室參軍。

之隱弟師人，〔二九〕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秦王贄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

寬族弟鴻，少恭謹，有幹略。歷官內外。周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高邑縣侯。從衞公直南征，軍敗遂沒，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豐、資、遂三州刺史。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西河郡守，贈晉州刺史。

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舉秀才。

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俠執其使人，〔三〇〕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別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衞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己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愼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旣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

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帝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勇。」因命名俠焉。以功進爵爲侯。王思政鎭玉壁，以俠爲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

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旣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淸愼奉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

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淸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爲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淸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淸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慚而退。

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陵守孫暠、鄼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

人曰：「畜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周文曰：「裴俠有鑒，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鎭竟陵，而酇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畜還以郢叛，卒如俠言。尋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

周孝閔帝踐阼，除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遷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之內，姦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五百萬。

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卽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並來候俠疾，〔三〕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爲起宅，幷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三〕搢紳咸以爲榮。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人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

子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爲城都令，清不及俠，斷決過之。後除長安令，爲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也，以毀卒。祥弟肅。

肅字神封，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隋文帝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文帝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貝州長史，俱有能名。

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言：「高熲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願錄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得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上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悅。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爲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已，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

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爲立廟於鄣江之浦。有子尙賢。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天水郡守，贈平州刺史。父邃，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爲之鄉導，多所降下。周文帝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卒於正平郡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時周文帝諸子年幼，盛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狎。遷著作郎、中外府參軍。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周孝閔帝踐阼，襲爵澄城縣子。

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爲司錄，及憲出鎭劍南，復以文舉爲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

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邃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爲孝寬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爲司憲中大夫，進爵爲

伯，轉軍司馬。

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己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柩西歸，竟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

子胄嗣，位至大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也。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

仁基少驍武，便弓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反，仁基苦諫見囚。諒敗，超拜護軍。後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擊破吐谷渾，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

李密據洛口，帝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拒密。仁基見强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資，卽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之，衆咸怨懷靜。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

劾。仁基懼，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

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鬪三也。我按兵蓄力以觀其弊，彼求鬪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

世充以仁基父子並驍勇，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號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之，甚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劫世充，行儼以兵應之，事定，然後輔越王侗。事臨發，將軍張童兒告之，俱爲世充所殺。

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延儁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化以文學傳業，而又脩史著美。〔三〕讓之弟兄，修身厲行，觀夫出處之跡，良足稱乎。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風旨，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矣。果及長寬，早知去就，而寬淪迹異域，蓋乃命乎。嵩和廉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仁基以武略見知，自升顯級，竟而蹈履非所，身名隳壞，時也。

校勘記

〔一〕詢族叔景　各本及魏書卷四五裴駿傳「景」作「昞」，百衲本及通志卷一四九裴駿傳作「景」。按「景」是北史避唐諱改，今從百衲本。

〔二〕祿後養親　諸本「後」作「厚」，魏書裴駿傳作「後」。按「祿後養親」，謂作官得祿時，父母已亡，

不及養親。「厚」乃音同致訛，今據改。

〔三〕中山王將之部　諸本脫「王」字，魏書注闕，通志卷一七六裴敬憲傳有「王」字。按中山王指元熙。魏書卷十九南安王楨傳云：「始熙之鎭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熙父英封中山王，熙襲其爵。通志是，今據補。

〔四〕永安三年贈中書侍郎　諸本「永安」作「永興」。按北魏有兩永興：一爲明元帝年號，裴敬憲不可能於此永興中獲得贈官；一爲孝武帝年號，太昌元年十二月改元永興。但不久就改爲永熙，無三年。下文說敬憲弟莊伯與其同年死，而在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侍郎，則敬憲必是同時獲得贈官。「永興」爲「永安」之誤，今據改。

〔五〕延儁從叔愛醜桃弓並見稱於鄉里　魏書卷六九裴延儁傳無「愛醜」二字，「並」字作「亦」。按若據魏書，則下云「子夙」，即桃弓之子。北史並列兩人，則夙爲誰子不明。疑誤。

〔六〕南征絳蜀陳雙熾　通志卷一七六裴伯茂傳「南」字作「及」。按陳雙熾起義在河東。由洛陽出兵，當是北向，不當云「南征」。通志作「及」是。

〔七〕進軍自南海援廣州　諸本「援」作「拔」，隋書卷六七裴矩傳作「援」。按上云王仲宣逼廣州，則廣州是爲隋守。本書卷六四韋洸傳，言洸守廣州，並未失陷。作「援」是，今據改。

〔八〕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　諸本「三」作「四」，隋書作「三」。按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序作「三十六

國」。今據改。

〔九〕合四十五國　隋書作「四十四國」。按本書卷九七西域傳序，言裴矩引致西域，「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則隋書是。

〔一〇〕蘇勒沙那國　隋書「勒」作「對」，通志卷一六一裴矩傳作「勒」。按隋書卷八三、本書卷九七西域傳鏺汗國及米國都見「蘇對沙那」。通志卷一九六西域傳米國及撥汗國條同。疑作「對」是。

〔一一〕挹怛　諸本「怛」訛作「怚」，據隋書、通志改。挹怛卽嚈噠，見隋書卷八三及本書卷九七西域傳。

〔一二〕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　諸本「女」作「安」，隋書作「女」。按女國與南婆羅門都不在三道上，故以「其東」區別之。大小安國已見前，此不應重出，今據隋書改。

〔一三〕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嶽　通志「三」作「二」。按本書卷十二、隋書卷三煬帝紀，大業四年八月，「親祠恒岳」，則事在四年。作「三」作「二」都誤。

〔一四〕矩與其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　諸本「洺」作「洛」，隋書作「洺」。按竇建德都洺州，見舊唐書卷五四竇建德傳。作「洛」誤，今據改。

〔一五〕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投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　通志卷一五四裴讓之傳作：「帝曰：『癡漢何敢爾？』楊愔曰：『此子望陛下殺之以取後

世名。』帝投刀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名，我終不成爾名也。』」按通志文字略異，當是改寫。但「放」字疑當從通志作「殺」，方與上下文相應。

〔一六〕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　按魏書卷七一江悅之傳附皇甫徽傳云：「徽妻卽道遷之兄女。」則道遷是徽之妻叔。

〔一七〕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杲使於陳　諸本「杲」訛作「果」，據周書卷三四裴寬傳及卷三九杜杲傳改。

〔一八〕子鏡人　周書卷三四裴漢傳「人」作「民」，北史避唐諱改。

〔一九〕之隱弟師人　周書「人」作「民」，北史避唐諱改。

〔二〇〕俠執其使人　諸本「俠」訛作「使」，據周書卷三五、通志卷一五七裴俠傳改。

〔二一〕小司空北海公申徽並來候俠疾　諸本「徽」訛作「徵」，據周書、通志裴俠傳及周書卷三二申徽傳改。徽傳不言其封北海公，但元和姓纂輯本卷三申氏條稱：「裔孫徽，後周北海公。」知是此人。

〔二二〕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　周書「耒」作「牛」，此作「耒」，當是形訛。

〔二三〕元化以文學傳業而又脩史著美　按裴佗傳無一語及脩史事，其在魏書，本列良吏傳，「脩史」當是「循吏」卽良吏之訛。

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薛安都 劉休賓 房法壽 曾孫豹 玄孫彥謙 族子景伯
畢衆敬 曾孫義雲 羊祉 子深 孫肅 弟子敦 烈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晉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廐。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滿其庭。眞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一〕事發奔宋。

在南以武力見敍，遇宋孝武起江州，遂以爲將。和平六年，宋湘東王殺其主子業而自立，是爲明帝。羣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宋明帝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降魏，請兵救援，遣第四子道次爲質。獻文乃遣鎭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安都鎭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

安都謀。

悔，謀圖元等。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

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甚見禮重。子姪羣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於門生，無不收敍。又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卒，贈假黃鉞、秦州刺史、河東王，諡曰康。

子道檦襲爵，位平州刺史，政有聲稱。歷相、秦二州刺史，卒。

道檦弟道異，亦以勳爲第一客。早卒，贈秦州刺史、安邑侯。

道異弟道次，旣質京師，賜爵安邑侯，位秦州刺史，進河南公。

安都從祖弟眞度，初亦與安都南奔，及從安都來降，爲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出爲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爲伯。歷荊州、東荊州刺史。初還洛後，眞度每獻計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大爲帝所賞，改封臨晉縣伯，轉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眞度表輒日別出倉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者。詔曰：「眞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恤。」歷華、荊二州刺史，入爲大司農卿。正始初，除揚州刺史。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敷西。卒，贈左光祿大夫，諡曰莊。有子十二人，嫡子懷徹襲封。

初，眞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

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宣武納焉。

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時事，卒於汾州刺史。懷吉本不厲淸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己，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默然而返。旣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廝傭，咸過本望。

眞度諸子旣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也。祖昶，從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都昌縣。父奉伯，宋北海太守。

休賓少好學，有文才，仕宋爲兗州刺史。娶崔邪利女，生子文曄。崔氏先歸寧在魯郡，邪利之降，文曄母子與俱入魏。及慕容白曜軍至，休賓不降。白曜請崔氏與文曄至，以報休賓，又執休賓兄延和妻子巡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許待歷城降，當卽歸順。密遣主簿尹文

達向歷城，觀魏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詐祗候。白曜令文達往升城，見其妻子。文曄哭泣，以爪髮爲信。文達回，復經白曜，誓約而還，見休賓。休賓撫爪髮泣，復遣文達與白曜期。白曜喜，以酒灌地，啓告山河，誓不負休賓。文達還謂休賓，可早決計。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聞慰固執不可，遂差本契。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許赤彪夜至梁鄒南門，〔三〕告城上人曰：「休賓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降，何得無信！」於是城內遂相維持，欲降不得。歷城降，休賓乃出請命。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人爲懷寧縣，以休賓爲令。延興二年卒。

文曄有志尙，綜覽羣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被徙北邊，孝文特聽還代。帝曾幸方山，文曄大言求見，申父功厚賞屈。於是賜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中郎。卒於高陽太守，贈兗州刺史，謚曰貞。

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生二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卒。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魏，孤貧不自立，母子並出家爲尼僧。既而反俗，俱奔江南。法武後改名峻，字孝標，南史有傳。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諶，仕燕，位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

因家之，遂爲東清河繹幕人焉。

法壽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諸羣小爲劫盜，宗族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命，常盜殺猪羊以供母。招集壯士，恒有數百。仕宋爲魏郡太守。法壽從祖弟崇吉，母妻爲慕容白曜所獲，託法壽爲計，法壽與崇吉歸款於白曜。詔以法壽爲平遠將軍，與韓騏驎對爲冀州刺史。

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法壽爲上客，崇吉爲次客，崔、劉爲下客。法壽供給亞於薛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給以田宅奴婢。性愛酒，好施，親舊賓客率同飢飽，坎壈常不豐足。畢衆敬等皆尙其通愛。卒，贈青州刺史，諡敬侯。

子伯祖襲，例降爲伯，歷齊郡內史。伯祖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後遷幽州輔國府長史，〔三〕免官，卒。

子翼，大城戍主，帶宋安太守，〔四〕襲爵壯武侯。

翼子豹，字仲幹。體貌魁岸，美音儀。年十七，州辟主簿。王思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出討，豹爲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幷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

實無，何讓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爲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

河清中，〔五〕除謁者僕射，拜西河太守。地接周境，俗雜稽胡，豹政貴清靜，甚著聲績。遷博陵太守，亦有能名。又遷樂陵太守，風敎修理，稱爲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遂還本鄉，丘園自養，頻被徵命，固辭以疾。每牧守初臨，必遣致禮，官佐邑宰皆投刺申敬。終於家，無子，以兄熊子彥詡嗣。

彥詡明辯有學識，位殿中侍御史，千乘、益都二縣令，有惠政。

熊字子威，性至孝，聰朗有節概。州辟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事。七子。

長子彥詢最知名，以魏勳門嫡孫，賜爵永始縣子，特爲叔豹所愛重。病卒，豹取急，親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爲喪當家之寶。初，彥詢少時爲監館，嘗接陳使江總。及陳滅，總入關，見彥詢弟彥謙曰：「公是監館弟邪？」因慘然曰：「昔因將命，得申言款。」彥詢所贈總詩，今見載總集。

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鞠養。長兄彥詢，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豹，〔六〕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期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概高人。

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禁網疏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爲齊州中從事。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劍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劍慚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隋文受禪之後，遂優游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尙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

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彥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

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官，翻居上等。眞僞混淆，是非瞀亂。宰貴旣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準量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足標奬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熲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熲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熲言於帝，帝弗能用。

以秩滿，遷長葛縣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帝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馬。吏人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鄀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爲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

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書諭之曰：

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賢之戚，犯惡必刑。

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國家祗承靈命，作人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夤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憂人愼法，其理一也。

至如幷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人疑惑之心。若審知外內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縣孥戮，國有常刑。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七〕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置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俱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

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產、祿承母弟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主之位。況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

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

戒懼，肆於人上，騁嗜奔欲，不可具載，請略陳之。

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人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賦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於己非宜，卽加擯棄；儻遇諂佞之輩，行多穢慝，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尙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爲心，惻隱是務，河朔強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人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

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纘曆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幷州之亂，變起倉卒，

職由㑹諒詭惑，詿誤吏人，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

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粤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誡，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

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

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炫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憚之，皆爲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炫亦不恨。

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事。其後隋政漸亂，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頗爲執政者所嫉，出爲涇陽令，終於官。

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爲講說督勉之，亹亹不倦。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

孫，在於淸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翫之。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蓨縣李綱、中山郎茂、郎穎、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

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剋，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弘遠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貞觀初，以子玄齡著勳庸，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

伯祖弟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閉門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爲家羣犬所噬，卒。

景伯字良暉，法壽族子也。祖元慶，仕宋，歷七郡太守，後爲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宋明帝之殺廢帝子業，子業弟子勛起兵。文秀後歸子勛，元慶不同，爲文秀所害。父愛親，獻文時，三齊平，隨例內徙，爲平齊人。以父非命，疏服終身。

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尙書盧陽烏稱之於李沖，

沖時典選，拔爲奉朝請。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敕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景伯，〔八〕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之，即署其子爲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制，守令六年爲限。限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爲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

景伯性復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標牓人物，無所推尙，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卒於家，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與從父弟延祐並有名。〔九〕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子山基，仕隋，歷戶部、考功侍郎，並著能名，見稱於時。

景先字光冑，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

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遂大通贍。太和中，例得還鄉，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世儒宗，歎其精博，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侍中穆紹又啓景先撰宣武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毁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卒，特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語典該。符璽郎王神貴益之，名爲辯疑，〔一〇〕合成十卷，亦有可觀。節閔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

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後隸魏收修史。

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飼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

景遠好史傳，不爲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

州刺史傅竪眼慕其名義，啓爲昭武府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竪眼頗恨之。卒于家。

子敬道，永熙中開府參軍。

畢衆敬，小名奈，東平須昌人也。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爲業。仕宋，位太山太守。湘東王彧殺其主子業而自立，是爲明帝，遣衆敬詣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西從晉安。」衆敬從之。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宋明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有人發衆敬父墓，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喪行服，疑纂所爲。弟衆愛，爲薛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

及安都以城入魏，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幷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宋，宋明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他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破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乃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爲刺史。慕容白曜攻剋無鹽，獲申纂，無殺纂意，而城中火起，纂爲

所燒死。衆敬聞剗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酷由纂。聞纂死，乃悅。二年，與薛安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後復爲兗州刺史，徵還京師。

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髮鬢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孝文賓禮舊老，衆敬與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眞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彪矛一枚、〔一〕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與帝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馬絹等，勞遣之。卒於兗州。

子元賓，少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與父同建勳誠，至京師，俱爲上賓，〔二〕賜爵須昌侯。後拜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衆敬善持家業，猶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爲政清平，善撫人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遙授長兼殿中尚書。卒，贈衞尉卿，謚曰平。

元賓入魏，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

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

祖榮早卒，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卒，子僧安襲。

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涉獵經史，好爲文詠，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爲伯。以本州中正爲統軍，隸邢巒討梁師，以功封南城縣男。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神龜末，除東豫州刺史。祖朽善撫邊，清平有信，百姓稱之。後爲瀛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無子，以弟祖歸子義暢爲後，襲爵。

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位中書侍郎、兗州大中正。後除散騎常侍，坐事伏法。

祖髦以兄祖朽別封南城，以須昌伯回授之，位東平太守，卒於本州別駕。

祖暉早有器幹，爲豳州刺史，以全守勳，封新昌縣子。逢蕭寶夤退敗，祖暉拔城，東趣華陰，坐免官爵。尋行豳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後爲賊宿勤明達所攻沒。

長子義緦襲爵，齊受禪，例降。義緦弟義雲。

義雲小字陁兒。少粗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爲稱職，令普勾僞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爲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幷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僞，衆

人怨望，並無所問。乃拘吏，數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鞫，威名日盛。

文宣受禪，除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橫不平，頻被怨訟。前爲汲郡太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幷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爲司徒左長史。

尙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祖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闇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衆禮備設，剋日拜閤，鳴騶淸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通孤貧，亦爲矯詐。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赦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

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讌賞，義雲常預，從此

後集見稍疏，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

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爲此款密，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鐃吹，至於按部行游，兩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敍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爲此，元海漸疏，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幷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爲人密啓。及歸彥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爲此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尙書。

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徧朝野。爲郎時，與左丞宋游道因公事忿競。游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爲汝。」義雲一無所答。然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爲家尤甚，子姓僕隸，恒瘡痍徧體。

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搒掠無數，爲其著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芻

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卽善昭所佩刀也，遺之於善昭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武成令舍人是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姦人所爲，將加栲掠。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獄，將斬之。邢卲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之於獄，棄尸漳水。

祖歸位建寧太守。子義遠，位平原太守。義遠弟義顯、義攜，〔三〕性並豪率。天平以後，梁使人還往，經歷兗城。前後州將以義攜兄弟善營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祖旋，太尉行參軍。卒，贈都官尙書、齊兗二州刺史。

衆敬弟衆愛，隨兄歸魏，以勳爲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徐州刺史，諡曰康。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爲伯。延昌初，累遷淸河內史，固以疾辭。後試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叉，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叉以爲忠於己，遷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王鑒軍司馬，〔四〕攻元法僧，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伯如故，諡曰恭。

子祖彥，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知。以侍御史爲元法僧監軍，法僧反，被逼南入。後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卒，贈尚書右僕射、兗州刺史。祖彥弟祖哲，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修，爲時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道武平中山，纂舉室南奔，〔一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仕宋爲兗州刺史。既敗，子景義入魏。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遜、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雁門太守。

祉性剛愎，好刑名。爲司空令、〔一六〕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爲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劍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執政，祉復被起爲光祿大夫，〔一七〕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宣武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

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强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唯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毁朝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沒也，又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効彰出內，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册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按祉歷官累朝，〔一八〕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準行易名，奬誡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韶又述奏以府寺爲允，〔一九〕靈太后可其奏。

祉自當官，不憚强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人患其嚴虐。子深。

深字文泉，〔二〇〕早有風尙，學涉經史，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記室參軍，再遷尙書駕部郎中。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尙書僕射崔亮、吏部尙書甄琛咸敬重之。明帝行釋奠之禮，講孝經，深儕輩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

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率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豳、夏諸州，北海王顥爲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爲行臺右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尙書左丞。蕭寶夤反，攻圍華州，正平薛鳳賢等作逆。〔二一〕敕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承業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芒山，集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坐，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顧謂左右曰：「羊深眞忠臣也。」舉坐傾心。

莊帝踐阼，除太府卿，又爲二兗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尒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粗武，遂率鄉人外招梁寇。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褒其忠烈，令還朝受敕，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侍郎。顥平，免官。

普泰初，爲散騎常侍、衞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節閔帝敕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

中。節閔帝甚親待之。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疏，請修立國學，廣延冑子，帝善之。孝武初，除中書令。永熙三年，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帝入關，深與樊子鵠不從齊神武，起兵於兗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天平二年正月，東魏軍討破之，斬於陣。深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閤祭酒，以學尚知名。乾明初，爲冀州中從事。趙郡王爲巡省大使，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爲武德郡守。

祉弟靈引，好法律。李彪爲中丞，以爲書侍御史，固辭，彪頗銜之。及爲三公郎，坐兄祉事知而不糾，彪劾奏免官。甚爲尙書令高肇所昵。京兆王愉與肇深相嫌忌，及愉出鎭冀州，肇舉靈引爲愉長史，〔三〕以相間伺。靈引私恃肇勢，每折於愉。及愉作逆，先斬靈引於門。時論云：非直愉自不臣，抑亦由肇及靈引所致。事平，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威。

子敦，字元禮，性尙閑素，學涉書史。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後爲衞將軍、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政尙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卒官，吏人奔哭，莫不悲慟。贈衞大將軍、

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神武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乃上言請加旌錄。詔各賞帛一百匹，粟五百斛，下郡國，咸使聞知。

靈引弟瑩，字靈珍，兗州別駕從事。子烈。

烈字信卿，少通敏，頗自修立，有成人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末，烈從兄侃爲太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爲己利乎。」卒無所受。

天保中，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戶郎中，在官咸爲稱職。除陽平太守，有能名。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敕書褒美焉。遷光祿少卿、兗州大中正。武平初，除義州刺史，〔三〕以老還鄉，卒于家。

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飭，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爲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閥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爲我家故吏。〔四〕烈云：「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疆埸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之漢河南尹、晉朝太傅，名德學行，百世傳美。且男

淸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

烈弟脩，有才幹，卒於尙書左丞。

子玄正。武平末，將作丞。隋開皇中，戶部侍郞。卒於隴西郡贊務。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圖變，而竟保寵祿，優矣。休賓窮而委質。孝標名重東南。法壽拓落不羈，克昌厥後。景伯兄弟儒素，良可稱乎。衆敬擧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羊祉剛酷之風，得死爲幸。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敦、烈持己所遵，殆時彥也。

校勘記

〔一〕眞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　魏書卷四下世祖紀太平眞君五年七月條及魏書卷九九沮渠蒙遜傳作沮渠秉。這裏作「康」是北史避唐諱改。本書卷九三沮渠氏傳作「季義」，則是改稱其字。參卷三二崔鑒傳校記。

〔二〕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許赤彪夜至梁鄒南門　魏書卷四三劉休賓傳「彪」作「虎」。按許赤虎附見

〔三〕魏書卷四六許彥傳。北史作「彪」是避唐諱改。但卷三四胡叟傳又改作「武」，自不統一。

〔三〕後遷幽州輔國府長史　諸本「遷」作「卒於」二字，魏書卷四三房法壽傳作「轉」，通志卷一四九房法壽傳作「遷」。按下文有「免官卒」，這裏作「卒於」重複，今據通志改。

〔四〕子翼大城戍主帶宋安太守　諸本「宋」作「宗」。按隋書卷六六房彥謙傳稱：「祖翼，宋安太守。」魏書卷一〇六地形志中光州有宋安郡，治大城。隋書是，今據改。

〔五〕河清中　諸本倒作「清河」。按「河清」齊武成帝年號，今乙正。

〔六〕事伯父豹　張森楷云：「『伯』當作『叔』。」按見上文。

〔七〕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縣孥戮國有常刑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寃濫　隋書卷六六房彥謙傳「國有常刑」下有「其間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數語。錢氏考異卷三九云：「蓋彥謙之意，以同惡者罪無可逃，被逼者自從輕典。所謂『籍沒流移，恐爲寃濫』，乃指『情非協同』者而言。北史删此數言，失其旨矣。」

〔八〕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景伯　魏書卷四三房法壽傳「武」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九〕與從父弟延祐並有名　諸本「延」作「逸」。張森楷云：「『逸』當作『延』。」房延祐見北齊書魏收傳卷三七、李鉉傳卷四四、蘇瓊傳卷四六等傳；未聞有『逸祐』其人，疑是形近而訛。」按本卷下文即云景先子延祐，後隷魏收修史。「逸」爲「延」之訛無疑，今據改。

〔一〇〕符璽郎王神貴益之名爲辯疑　張森楷云：「魏書卷四三『益』作『答』，於義較晰。」按景先所作名「五經疑問」，王神貴答其疑問，故名「辯疑」，並非增益，作「答」是。

〔一一〕刺虒矛一枚　魏書卷六一畢衆敬傳「虒」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一二〕俱爲上賓　魏書「賓」作「客」。按上客、次客、下客是當時專辭，見本卷房法壽傳及魏書卷四三、卷六一諸降將傳。北史改作「賓」，以爲泛稱，誤。

〔一三〕義遠弟義顯義攜　魏書「攜」作「儁」，疑是。

〔一四〕尋爲都督安樂王鑒軍司馬　魏書卷六一畢衆敬傳附聞慰傳無「馬」字。按「軍司」本卽「軍師」避司馬師諱改。這裏疑當作「軍司」。

〔一五〕纂舉室南奔　魏書卷六一畢衆敬傳附申纂傳「舉」作「宗」。按作「舉」，似在道武平中山之時，由申纂本人攜帶家口南奔。魏平中山在道武皇始二年公元三九七年，其取青、齊在獻文皇興元年公元四六七年，相去七十年。申纂絕不可能在魏初「舉室南奔」，到七十年後尚爲宋之兗州刺史。作「宗」是。

〔一六〕爲司空令　按司空屬官無令，疑有訛脫。

〔一七〕高肇執政祉復被起爲光祿大夫　魏書卷八九羊祉傳「執政」作「南征」。按高肇在景明初卽已當權執政，此於正始之後方用此語，於史事不合。疑當作「西征」，指延昌三年高肇伐蜀事見魏

書卷八世宗紀。下云「先驅趣涪」，可証。

〔一八〕按祉歷官累朝　魏書「官」作「宦」。張森楷云：「下云『當官允稱』，誼不得複施『官』字，疑作『宦』是。」

〔一九〕尙書李詔又述奏以府寺爲允　諸本「詔」作「韶」，魏書作「韶」。張森楷云：「據李寶傳魏書卷三九，寶孫韶，歷殿中、吏部尙書，適當其時。作『詔』誤也。」按張說是。李韶亦見本書卷一〇〇敍傳，今據改。

〔二〇〕深字文泉　魏書卷七七羊深傳「泉」作「淵」，北史避唐諱改。

〔二一〕正平薛鳳賢等作逆　各本「正」作「王」，大德本作「正」。張元濟云：「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見長孫道生傳本書卷二二，魏書卷二五。」按通志卷一四九羊深傳也作「正」。百衲本誤從各本改「正」爲「王」，今從大德本。

〔二二〕肇舉靈引爲愉長史　諸本「舉」作「與」，通志卷一四九羊深傳作「舉」。按高肇未嘗爲愉長史，作「與」誤，今據改。

〔二三〕武平初除義州刺史　諸本「武」作「天」。按「天平」乃東魏年號，顯誤。北齊書卷四三羊烈傳云：「武平初，除驃騎將軍、義州刺史。」今據改。

〔二四〕卿世爲我家故吏　諸本「吏」訛「史」，據北齊書改。

北史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韓麒麟　程駿　李彪 孫昶　高道悅　甄琛　高聰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也。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景穆監國，爲東曹主書。文成卽位，賜爵漁陽男。父亡，在喪有禮。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圖進趣，宜示寬厚，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與房法壽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幷攻戰器械，於是軍須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停滯多年。

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

之。」普慶慚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官，士人沈抑，乃表請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敍，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

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

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藉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敎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爲政之所先。今京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

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其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於流亡矣。

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爲利，

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

卒官，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

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燕郡公，諡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位祕書中散。卒，贈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爲淸河王懌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引用。及元叉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反政，以叉爲尙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檦、賓客張子愼伏闕上書，理懌之寃，極言元叉、劉騰誣罔。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叉死。尋修國史。建義初，兼黃門，尋爲正。

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

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明帝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

尒朱榮之禽葛榮，送至京師。莊帝欲面數之，子熙以爲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尒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孝武初，領著作，以奉册勳，封歷城縣子。

天平初，爲侍讀，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之。元象中，加衞大將軍。

先是子熙與弟娉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慚恨，遂以發疾。卒，遺戒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

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徧，隨卽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

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後兼中書侍郎。旣定遷都，顯宗上書：

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幷功則洛京易就。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

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趾，魏明所營，取譏前代。伏惟陛下損之又損之。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尙，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洫，使寺署有別，士庶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

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淸道而行，尙恐銜橛之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

四曰：竊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熙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

此愚臣所不安也。

孝文頗納之。顯宗又上言：

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敍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皁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卽先敍之，則賢才無遺矣。

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政，生人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以捶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

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草創，西京尙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鄕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

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顯於膏腴之里，物之顚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敎，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渾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齔，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以士人同處，〔一〕則禮敎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擧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官，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官塗，得與膏粱華

望接閈連甍，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虧盛美？

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人，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幷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幷省，今人口旣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綺羅，僕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

又曰：諸宿衞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繕其蒲博之具，〔三〕以成褻狎之容，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

帝善之。

孝文曾謂顯宗及程靈虯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謂程靈虯曰：「卿與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

顯宗曰：「臣才第短淺，比於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甕之譚，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愼徽於虞書。」帝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堯臣？」顯宗曰：「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爲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優於遷、固也。」帝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

帝曾詔諸官曰：「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所爲可，復以爲不可，宜校量之。」李沖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粱兒地，爲欲益政贊時？」帝曰：「俱欲爲人。」沖曰：「若欲爲人，陛下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沖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耳。」沖謂諸卿士曰：「適欲請救諸賢。」祕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爲援，意有所懷，敢不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惟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祕監、令之子，必爲祕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

貴，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爲本州中正。

二十一年，車駕南征，以顯宗爲右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勳，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勳。詔曰：「顯宗進退無檢，虧我清風，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効。

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以申憤結。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景明初，追赭陽勳，賜爵章武男。子伯華襲。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涼州。祖父肇，呂光人部尚書。〔三〕

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延明，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不可以經世。駿爲不然。〔四〕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沖眞喪。」延明曰：「卿年尙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

太延五年，涼州平，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爲著作郎。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尙書李敷奏駿實史才，方申直筆，請留之。書奏，從之。獻文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

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嶮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獻文崩，乃還。拜祕書令。

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僚評議，羣臣

咸以爲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乎。」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又詔曰：「駿歷官淸愼，言事每愜。門無挾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

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尙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頗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初駿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侍御師徐謇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虬爲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作文章，自有集錄。

李彪字道固，頓丘衞國人也，孝文賜名焉。家寒微，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旣而還鄉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

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朝貴，李沖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之。

孝文初，爲中書教學博士。後假散騎常侍、衞國子，使於齊。遷祕書丞，參著作事。〔三〕自成帝已來，至於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體，遺落時事。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

彪又表上封事七條，曰：

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夫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

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瘠而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此蓋朝制不宜，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下至於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

其二曰：

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弗以義方教厥冢子，冢子於是習成兇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道在於師傅。故禮云：「冢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沖，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非唯予之咎，〔六〕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

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日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詔導太子。詔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事幸甚矣。

其三曰：

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困乃加，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

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

臣又聞前代明王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

其四曰：

漢制，舊斷獄報重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十月斷獄，〔七〕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尙書陳寵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

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

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之典憲，猶或闕然。今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

其五曰：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崇古典，自太和以降，〔八〕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於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

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皁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

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搒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下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安可陳瞽言於朝？且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得行恩當時，不著長世之制乎。

其六曰：

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九〕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卽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

其七曰：

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

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繇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

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同節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一〇〕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

帝覽而善之，尋皆施行。

彪稍見禮遇。詔曰：「彪雖宿非清第，代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優吏職，載宣朝美，若不賞庸敍績，將何以勸獎勤能。特遷祕書令。」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

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齊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

彪曰：「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縗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北，固應具此。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報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謂失禮？」〔二〕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爲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

彪將還，齊主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請重賦阮詩曰：『宴衎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主惘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博。

後爲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爲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爲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得賢

之基。」

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沖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東省。〔三〕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懼。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獄。」沖又表曰：

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官位升達，參與言宴，聞彪平章古今，商略人物，與言於侍筵之次，啟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臣雖下愚，輒亦欽其正直。及其始居司直，執志徑行，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歛手。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

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

叱吒左右，高聲大呼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卽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默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知其威虐，猶謂益多損少，故不以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

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尙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己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臣與任城卑躬曲己，其所欲者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亟投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列無證，宜放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

帝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爲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爲志，歲寒爲心，卿應報國，盡心爲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爲卿自取？」彪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皐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淸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之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尙往窮庶人恂事，

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

宣武踐阼，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甄琛、邢巒等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爲左右。彪乃表曰：

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史官敍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圮，册勳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召名儒博達之士，以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眞，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記曰：「善迹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然先皇之茂勛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盧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

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由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裦賓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藴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有者，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

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其明，小則與四時並其茂，故能聲流無窮，義昭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時也。

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令爾休矣！〔一三〕而典著弗恢

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並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徙他職，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

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誡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强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准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

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

宣武親政，崔光表曰：「臣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强，考述無倦。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

著作。」宣武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始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脅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贈汾州刺史，謚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詩頌賦誄章表別有集。

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交，弁爲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爲恨。弁卒，彪痛之無已，爲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爲吏部，彪爲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游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非祚。祚每曰：「爾與義和至友，豈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爲雍州，彪詣澄，爲志求其府僚。澄釋然爲啓，得爲列曹行參軍，時稱澄之美。

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便能屬文。彪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鴻遂與交款往來。

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聞其名，召爲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爲孝文所貴。〔一四〕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廷，後宮

咸師宗之。宣武崩後，爲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

志歷官所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叉舉其才任撫導，擢爲南荆州刺史。建義初，叛入梁。

志弟游，有才行。隨兄志在南荆州，屬尒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昶。

昶小名那。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淸悟，應對明辯，周文每稱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寀，請以昶爲司馬，周文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雖處郎官，周文恒欲以書記委之，於是以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嘗謂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尙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

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爲侯。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

錄。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並爲納言。尋進爵爲公。五年，出爲昌州刺史，在州遇疾，求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

昶，周文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弘建德令，太武東討，率部歸命，授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蓨縣。

道悅少爲中書學生、侍御主文中散。後爲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强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一五〕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

不檢奏。尙書左丞公孫良職綰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觀爲外兵郎中，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黯、鮑也。其以爲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

車駕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闕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以爲闕居宇之功，作游嬉之用，損耗殊倍。又深薄之危，古今共愼。於是帝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

太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帝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營州刺史，幷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塋，謚曰貞侯。宣武又追錄忠概，拜長子顯族給事中。

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

顯族弟敬猷，有風度。蕭寶夤西征，引爲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洩見殺。贈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

道悅長兄嵩，字崑崙，魏郡太守。

嵩弟雙，清河太守，坐贓貨，將刑於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錄尙書事，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後爲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爲幽州刺史。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

雙弟觀，尙書左外兵郞中、城陽王鸞司馬，南征赭陽，先驅而歿，諡曰閔。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邯之後也。父凝，州主簿。

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學覽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尠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郞君辭父母仕宦，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慚感，遂從許赤彪假書硏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孝文知賞。

宣武踐阼，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曰：

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敎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人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

有時。斯所謂鄣護在公，更所以爲人守之耳。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爲黔首鄣護。假獲其利，猶是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臣每觀上古愛人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宏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莫不歌德。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願弛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

詔付八坐議可否以聞。彭城王勰、兼尙書邢巒等奏：

琛之所列，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可。竊惟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賙國，澤不厚人，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澤，輕在人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禁此泉池，不專太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爲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己，彼我理一，積而散之，將焉所吝。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識者，聽營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宜依前式。

詔曰：「司鹽之税，乃自古通典，然與制利人，亦世或不同。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俗者也。可從其前計，尚書嚴爲禁豪强之制也。」

詔琛參八坐議事，尋正中尉。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率多下吏。於時趙脩寵貴，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脩申達。至脩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言戲，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曰：

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脩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謹依律科從，〔一六〕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

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概？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

始琛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內手種松柏，隆冬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

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廁帷幄。孝文時，琛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晰為朐山戍主。〔一七〕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乃納晰女為妻。婚日，詔給廚費。琛所好悅，宣武時調戲之。

遷河南尹，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

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

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爲未愜。

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立品，不必卽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

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後皆踵焉。

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及高肇死，琛以黨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遷涼州刺史。猶以高氏之昵，不欲處之於內。久之，爲吏部尚書。未幾，除定州刺史。固辭曰：「陛下在東宮，崔光爲少傅，臣爲少保，今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時

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生師保不如死游肇。」詔書慰遣之。琛既至鄉，衣錦晝游，大爲稱滿，政體嚴細，甚無聲譽。

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光亦揣其意，復書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

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

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愼，以爲褒貶之實也。

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無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

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之流，無不複謚。〔一八〕謂宜依謚法，慈惠愛人曰孝，宜謚曰孝穆公。

自今以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仍踵前來之失者，皆付法司科罪。

詔從之。琛祖載，明帝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

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明帝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

琛長子侃，字道正，位祕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慚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宣武勅懷寬放。懷固執之，久乃特旨出侃。自此沈廢，卒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更吏事。琛啓除祕書郎。宣武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後稍遷尙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明帝末，丁憂在鄉，定州刺史廣陽

王深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屬鮮于脩禮、毛普賢等率北鎭流人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戶，脩禮等聲云，欲將此輩共爲舉動。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走收三州人中粗暴者殺之，以威外賊。及刺史元固、〔一九〕大都督揚津等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後齊文襄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卒，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慾，頗涉書史。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爲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及葛榮侵擾河北，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勳，賞安市縣子。孝靜初，爲衞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二〇〕出爲北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道武平中山，入魏，卒於涼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尙，交結勝流。爲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効，以功賜爵中山公。後坐事死鄴。

纂從弟元賓，位奉朝請。及外生高昂貴達，啓贈瀛州刺史。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人也。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少隨其舅宋車騎將軍王玄謨征伐，以功至員外郎，早卒。

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平城，與蔣少游爲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爲。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郎，爲高陽王雍傅，〔三〕稍爲孝文知賞。

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後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略自許。孝文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帝，故假聰輔國將軍，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聰躁怯少威重，及與賊交，望風退敗。孝文恕死，徙平州。行屆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帝見表，顧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

宣武初，聰復竊還京師，說高肇廢六輔。宣武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後加散騎常侍。及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遂刊銘射所，聰爲之詞。趙脩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敎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疏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脩之儔。乃因皓啓請田宅，皆被遂許。及皓見罪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皆如此。

侍中高顯爲護軍，聰代兼其任。顯與兄肇疑聰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卽眞，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出爲幷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幷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宣武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明帝踐阼，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果，世稱

高聰黎，以爲珍異。又唯以聲色自娛。後拜光祿大夫，卒。靈太后聞其亡，嗟惋良久。贈青州刺史，謚曰獻。

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欲不適他人，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

長子雲，字彥鴻，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河陰遇害，贈兗州刺史。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三二〕顯宗以文學自立，而時務屢陳，至於實錄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尙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三三〕李彪生自微族，見擢明世，輶軒騣指，聲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悅謇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甄琛以學尙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尙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校勘記

〔一〕以士人同處　魏書卷六〇韓顯宗傳「以」上有「是」字，不宜省。

〔二〕無令繕其蒲博之具　魏書作「而今給其蒲博之具」。疑「無令繕」是「而今給」之訛。

〔三〕呂光人部尙書　魏書卷六〇程駿傳「人」作「民」。北史避唐諱改。

〔四〕駿爲不然　魏書「爲」上有「意以」二字。不當刪。

〔五〕遷秘書丞參著作事　諸本「參」作「奏」，魏書卷六二、通志卷一四九李彪傳作「參」。按「奏」乃形似致訛，今據改。

〔六〕豈非唯予之咎　南本此句有馮夢禎校語云：「魏書云：『豈唯予咎，』此增二字，文遂不通。」按魏書卷四六、本書卷二七李訢傳亦作「豈惟予咎」。「非」字衍文。

〔七〕論者以十月斷獄　諸本「以」下有「不」字，魏書李彪傳無。按漢書卷七六陳寵傳，當時長水校尉賈宗等反對的是十月斷獄。「不」字衍，今據刪。

〔八〕自太和以降　諸本脫「以」字，據魏書、通志補。

〔九〕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　魏書此句下有「書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十四字。按下文皆父子兄弟並言，故引書經，兼及兄弟。北史刪去，非。

〔一〇〕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　魏書「父母」上有「大父母」。按上文云：「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

皆弗徭役。」這裏當脫「大父母」三字。

〔一一〕可謂失禮　魏書、通志作「可謂亡禮之禮」。按李彪是說孝文知道變通，雖與禮制不合，但不違背禮的精神，故云：「亡禮之禮。」魏書是。

〔一二〕左加金璫右珥蟬冕東省　各本脫「左」字，南本空一格，據魏書補。又魏書「東省」上註「闕」。按文理不可通，當有脫文。

〔一三〕式穀令爾休矣　魏書無「令」字，疑是涉「尒」字形似而衍。

〔一四〕由是爲孝文所貴　魏書「貴」作「責」，疑是。

〔一五〕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　魏書卷六二高道悅傳無「史」字。按上文見「侍御主文中散」。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太和前令第六品有「侍御中散」。「侍御主文中散」是一官，「史」字疑是涉上文「書侍御史」而衍。

〔一六〕請依律科從　魏書卷六八甄琛傳「從」作「徒」。按「徒」是徒刑，疑「從」是「徒」之訛。

〔一七〕纘子晰爲朐山戍主　諸本「晰」作「昕」。張森楷云：「魏書『昕』作『晰』，與盧昶魏書卷四七劉芳傳魏書卷五〇合，是也。」按魏書卷八世宗紀永平四年四月及卷九八蕭衍傳並作「晰」。張說是，今據改。

〔一八〕無不複諡　諸本「複」作「復」，據魏書甄琛傳改。複諡，指二字諡。

〔一九〕及刺史元固　大德本作「元固」，百衲本據諸本及魏書甄琛傳殿本修作「冏」。按通志卷一四九甄琛傳，魏書卷四六、本書卷四一楊津傳都作「固」。墓誌集釋有元固墓誌圖版一二〇。誌稱固曾官定州刺史，孝昌三年九月卒。趙萬里考釋，以爲卽此人。今從大德本。

〔二〇〕孝靜初爲衞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　魏書「衞」作「廷」。按廷尉爲執法之官，故云「有平直之譽」。魏書是。

〔二一〕爲高陽王雍傳　魏書卷六八高聰傳「傅」作「友」。按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太和前令無王傅，諸王師在從三品上，通典卷二一云東晉「王國有傅」，注云：「傅卽師也，避景帝司馬師諱，故曰傅。」後魏旣復名王師，當無王傅。且其位高，高聰初仕，疑不得爲王師或王傅。「王友」在第五品下，疑是。

〔二二〕遂見紀於齊土　諸本「土」作「士」，魏書卷六〇史臣論百衲本作「土」。按韓麒麟從慕容白曜平三齊，後又爲齊州刺史。作「土」是，今據改。

〔二三〕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　魏書卷六〇史臣論作「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北史刪去數字，意思相反。「當時之長策」指北魏進用涼州人士的政策，言其雖才業不多，由於當時政策，故被錄用而見知於世。用疑辭，明是推測。北史改作肯定語，亦非。

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津子遁　逸　謐　謐弟愔　燕子獻　鄭頤

楊敷　子素　孫玄感　素弟約　約從叔异　敷叔父寬　寬子文思　紀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眞，河內、淸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爲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人頌之，徵爲選部給事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

播本字元休，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飭，奉養盡禮。擢爲中散，累遷衞尉少卿。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衞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還。

及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鍾離。師迴，詔播爲圓陣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蕭衍於鄧城，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沔水，〔一〕上巳設宴，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衞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衞籌足，右衞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箭正中。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爲伯。

後爲華州刺史。至州，借人田，〔二〕爲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諡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

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爲錄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爲內應。邃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

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僚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錄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承業乃奏侃爲統軍。

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爲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恒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鬬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錄，請爲明公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彥等領騎與侃於恒農北度，〔三〕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卽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

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

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除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公。及車駕南還，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効。尒朱榮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屠。榮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若今卽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材，〔四〕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度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度，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尒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度，〔五〕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尙書，正黃門。以濟河功，進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爲祕書郎。

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並鑄五銖，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衞將軍、右光祿大夫。

莊帝將圖尒朱榮，侃與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尒朱兆入洛，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沒，冀全百口。侃赴之，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陁襲。

播弟椿。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焉。性寬謹，爲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後

爲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六〕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豫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

初，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

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曰：「並非計也。賊深竄，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

初，獻文世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鎭。太和末叛走，唯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鎭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詔椿徙焉。椿上書，以爲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間，正欲悅近來遠。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愚謂不可。時八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

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

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別格，奏罪應除名，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七〕

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八十四人。椿在州，因修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為御史所劾，除名。

後累遷為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為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夤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昱還，面啓明帝及靈太后，並不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為椿父子所謗。

建義元年，為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昱為顥禽，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侃、〔八〕弟子遁並從駕河內，為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或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

莊帝還宮，椿上書頻請歸老，詔聽服侍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

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椿奉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但高尙其志，決意不留，旣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歔欷，欲拜，帝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衞送。羣公百僚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

我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僚，必以酒肉飮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淸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愼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不聽與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九〕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爲勢家所奪。

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

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責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一〇〕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

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嘗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

是苟求千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爲尒朱天光所害。時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史。子昱。

昱字元略，〔二〕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

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屈。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

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僚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比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導引之美，退闕羣僚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爲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

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

靈太后嘗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叉。靈太后令召叉夫妻，泣而責之。叉深恨昱。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叉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別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叉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叉又構成其事。乃遣夜圍昱宅收之，並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叉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叉之廢太后也，乃出昱爲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叉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叉旨，就郡鎖昱赴鄴，囚訊百日乃還任。

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後賊圍豳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豳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爲雍州，徵昱除吏部郎中。及

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於後太山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奈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羣議。

還朝未幾，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禽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卿今死甘心不？」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顥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千里，無遺鏃費。昨日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

孝莊還，復前官。尒朱榮之死，昱爲東道行臺拒尒朱仲遠。會尒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奔免，匿蠻中，潛結渠率，謀報尒朱氏。微服入洛，爲尒朱世隆所殺。

椿弟顆，字惠哲，本州別駕。

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豫立莊帝功，封三門縣伯，位冀州刺史。罷州還，遇害。太昌初，贈太尉公、錄尚書事、相州刺史。

子辯，字僧達，位東雍州刺史。

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太守，爵恒農伯，在郡有能名。還京，兄弟與父同遇害。太昌初，辯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仲宣子玄就，幼而儁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

順弟津。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沖，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愼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宗族姻表罕相參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孝文南征，以津爲都督、征南府長史。後遷長水校尉，仍直閤。

景明中，宣武遊於北芒，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將，〔三〕遷驍騎將軍，仍直閤。

出除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僚佐有濁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以母憂去職。

延昌末，起爲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

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衞，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內。津揮刃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

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門出戰，賊退，人心少安。

尋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尙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敎慰喩，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鮮于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修理戰具，更營雉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喩之，幷授鐵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寤，復書云欲殺普賢，又云：「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

旣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衞將軍，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

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慚。典守者以告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爲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

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灑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爲司空，加侍中。尒朱榮死，使津以本官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將從滏口而入。遇尒朱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爲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度河。而尒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諡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長子遁。

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靜退，年近三十，方爲鎭西府主簿。累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定。

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建義初，莊帝猶在

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常寢御牀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卿差以自慰。」再遷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史。

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振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二萬；詔聽貸五萬。〔一四〕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闇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

及其家禍，尒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刺史，謚曰貞。

逸弟謐，字遵和，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恒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衞將軍。在晉陽，為尒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

謐弟愔，事列于後。

津弟暐，字延季，弘厚，頗有文學。位武衞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

河陰，贈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自引僚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

尒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惋悵久之。

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

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愼，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淸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

正光中，隨父之幷州，性旣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縶。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

衆中吐之，仍陽喑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

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度，而潛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卲隱於嵩山。〔一三〕

及莊帝誅尒朱榮，其從兄侃參讚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幷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

既潛竄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卽署行臺郎中。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敎令皆自愔及崔㥄出。

遭羅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尙書及尙書令者三人，僕射、尙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衞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

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一六〕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雁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一七〕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沈者。〔一八〕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屛居削跡。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

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寶猗齎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至碻磝，州內有愔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一九〕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嘔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尙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尙書，加侍中、衞將軍，侍學典選如故。

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尙書右僕射。尙太原長公主，卽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左僕射，〔一〇〕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尙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

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公。

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飡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

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以爲意。其聰記强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一一〕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深自言，〔一二〕愔曰：「盧郎潤朗，所以比玉。」

自尙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爲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

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册，愔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隣宅，愔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三〕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愼，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

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愔與尙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鎭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榮恩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疏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仁

慾，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李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二三〕坐仲密事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錄尙書事。

及二王拜職，於尙書省大會百僚，愔等並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尙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勳胄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卽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尙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

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喩之，乃得入。送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磚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

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

帝時默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衞，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卽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耳。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己，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

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

先是童謠曰：「白羊頭毼秃，羖攊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愔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愔、子獻、天和皆尙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

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

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三五〕可悲之甚。」愔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三六〕少時相者謂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神武見之大悅。神武舊養韓長鸞姑爲女，是爲陽翟公主，遂以嫁之，甚被待遇。文宣時，官至侍中。濟南卽位，委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禽之。子獻嘆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此！」天統五年，追贈司空。

天和事見兄元傳。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太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而邪險不良。初爲太原公東閤祭酒。天保世，稍遷中書侍郎。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稍不可制。欽道舊與濟南款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二人權將楊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

頤後與愔同詔追贈殿中尙書、廣州刺史。

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楊敷字文衍，播族孫也。高祖暉，洛州刺史，贈恒農公，謚曰簡。曾祖恩，河間太守。祖鈞，博學强識，頗有幹用，位七兵尙書、北道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鎭將，贈侍中、司空公，追封臨貞縣伯，〔三七〕謚曰恭。父暄，字宣和，性通朗，强識有學。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尙書、華州刺史。

敷少有志操，重然諾，人景慕之。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平允稱。周孝閔踐阼，進爵爲侯。天和中，爲汾州刺史，進爵爲公。齊將段孝先率衆來寇，城陷見禽。齊人方任用之，敷不爲屈，遂以憂憤卒於鄴。子素。

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

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又言曰：〔二八〕「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贈敷使持節、大將軍、譙廣復三州刺史，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爲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相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

及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淸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復從憲拔晉州，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宵遁，爲齊兵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二九〕

尋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行東楚州事。封弟慎爲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帝卽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三〇〕

及隋文帝爲丞相，素深自結納，帝甚器之，以爲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應迥，素不得進。帝拜素大將軍，擊胄破之。還徐州總管，位柱國，封淸河郡公，以弟岳爲臨貞公。及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妬悍，素忿之

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

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檣竿，並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負勝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而遣之，秋豪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

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州之延洲，素遣巴蜑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鎭安蜀城，荆州刺史陳紀鎭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愼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還。拜荆州總管，進爵郢國公，眞食長壽縣千戶；

以其子玄感爲儀同三司，玄奬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之金寶；又賜陳主妹、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內史令。

俄而江南人李稜等爲亂，以素爲行軍總管討之。帝命平定日，男子悉斬，女婦賞征人，在陳免者從賤。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舟師入自楊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皓，又平之。吳郡沈玄懀、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懀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禽孟孫、玄懀。黝、歙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

江浙賊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三〕吳州總管五原公元契鎭會稽，以其兵盛而降之。智慧盡屠其衆，契自殺。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破之。智慧逃入海。躡之，從餘姚汎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三〕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綵八千段。素以餘寇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詔以素

爲元帥，復乘傳至會稽。

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奄至，國慶遑遽，棄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爲亡命，號曰遊艇子，智慧、國慶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說國慶，令斬智慧以自效。國慶乃斬智慧於泉州。自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陁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奬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缾，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田百頃、宅一區。

代蘇威爲尙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疏而辯，高下在心，朝貴之內，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臣，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

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及宮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卽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上，上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綿絹三千段。〔三〕

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

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三四〕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三五〕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爲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三六〕達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優詔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上儀同。

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

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爲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

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理百姓，

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禽翦凶魁，克平鯱、鄭。頻承廟算，揚旆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垣。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從横，語武則權奇間出，旣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塋兆安厝，委素經紀。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三七〕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永保無窮。以爲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愼。乃遍歷川原，親自占擇，志圖元吉，孜孜不已。遂得神皐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平戎定寇，比其功業，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幷賜田三十頃、絹萬匹、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幷綾錦五百段。

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异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冑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奴。親戚故吏，布列淸顯。其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搆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

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

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潛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衞，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

會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往東蒲州，〔三〇〕燒斷河橋，又遣王蚺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蚺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奇兵深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淸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

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諒退保幷州，〔三九〕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賚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其月，還京師。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羅綺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

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四〇〕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眞食二千五百戶。其年病薨，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轀輬車、班劍三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上，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集十卷。

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四一〕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

素貪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之處，邸店水磑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

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美鬚髯，儀貌雄俊，好讀書，便騎射。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纖介必知，吏人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拜鴻臚卿，襲爵楚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

後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達斗拔谷，〔四二〕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愼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以告兵部尚書段文振。振以白帝，帝嘉之，謂羣臣曰：「將門有將，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

帝征遼東，令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不時進發。帝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從東方來，謬稱護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募男夫，〔四三〕於是取颿布爲牟甲，署置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爲名，令發兵會

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衞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洛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戶部尙書樊子蓋等勒兵備禦。脩武縣人相率守臨淸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度河。從亂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務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尙書省，每有誓衆曰：〔四四〕「我身爲上柱國，家累巨萬金，至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請自効者日數千。及與樊子蓋書曰：

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乂。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于天，殄人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脩營，人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塡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烟，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四五〕

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

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人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有咸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人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為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然，言無所具。

遂進逼東都城。

刑部尚書衛玄率衆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度瀍、澗挑戰。玄感偽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

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與前戶部尚書李子雄計曰：〔四六〕「屈突通曉兵事，若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四七〕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為兩軍，西拒衛玄，東拒

屈突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與子雄計，子雄勸之直入關中，開永豐倉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

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已破東都，取關西。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閺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大敗之。玄感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走。至葭蘆戍，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餘黨悉平。

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旋玉所殺。玄縱弟萬石，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石弟仁行，官至朝議大夫，〔四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之。

玄感之亂，有趙元淑者預謀，誅。又有劉元進，亦舉兵應之。

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寧，〔四九〕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隋

文帝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三千段。

元淑性疏誕，不事產業，家徒壁立。後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每求賢夫，聞元淑，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及出，連又致殷勤。元淑再三來，宴樂更侈於前。因問所須，盡買與之，元淑致謝，連復拜求以女妻之。元淑感而納焉，遂爲富人。

從楊素平楊諒，以功進位柱國，歷德州刺史、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入爲司農卿。玄感有異志，遂與結交。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光祿大夫，封葛國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鎭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駕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幷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元進，餘杭人。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屬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會玄感起於黎陽，元進應之。旬月，衆至數萬，將度江

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爲天子，以燮、崇俱爲僕射，署百官。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討焉。爲緒所敗，朱燮戰死。俄而緒、俱羅並得罪。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世充度江，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遇反風火轉，元進衆懼燒而退，世充大破之。元進及崇俱爲世充所殺。世充坑其衆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

其後董道沖、沈法興、李子通等並乘此而起。

素母弟約。〔五〇〕約字惠伯。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爲查傷，由是竟爲宦者。性如沈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先籌於約而行。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文帝受禪，歷位長秋卿、鄜州刺史、〔五一〕宗正、大理二少卿。

時皇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乃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矣。主上

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鏤銘於骨髓，〔三〕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曰：「吾智慧殊不及此，賴汝起余。」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惟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

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爲左庶子，封脩武公，進位大將軍。及帝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卽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右光祿大夫。

及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先墓，遂枉道拜哭，爲憲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尙書，與約恩義甚篤，旣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曰：「公比憂瘁，得非爲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穆字紹叔，暄弟也。仕魏，華州別駕。孝武末，弟寬請以澄城縣伯讓穆，詔許之。終于

并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

穆弟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後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卒，謚靜。

子昪，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髫齓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爲寧都郡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樂昌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爵爲侯。隋文帝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鎭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昪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後歷宗正卿、刑部尚書，出爲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鎭揚州，詔令昪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卒於官。子虔遜。

寬字蒙仁，儉弟也。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父鈞出鎭恒州，請隨從展効，乃授高闕戍主。既而蠕蠕亂，其主阿那瓌奔魏，魏帝詔鈞衞送，寬亦從行。時北邊賊起，攻圍鎭城。鈞卒，城人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蠕蠕，後討六鎭賊破，寬始得還朝。

廣陽王深與寬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莊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

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爲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寬爲左丞。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壻李神軌謂顥曰：「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乃止。

孝莊踐阼，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師未還，屬元顥入洛，莊帝出居河內，天穆懼，集諸將謀之。寬勸天穆徑取成皐，會兵伊、洛。天穆然之，乃趣成皐，令寬與尒朱兆爲後拒。尋以衆議不同，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去就者也，吾當爲諸君明之。」言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仍爲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陳慶之爲顥勒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頗欲相見不？」寬答：「僕兄既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天穆聞之，自此彌敬。

孝莊反正，除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尒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出據河橋，〔三〕還逼京師，進寬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捍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節。」及尒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寬遠洛不可，遂自成皐奔梁。至建鄴，聞莊帝弑崩，寬發喪盡禮，梁武義之。尋而禮送還。

孝武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衞，以寬爲閤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錄從駕勳，進爵華山郡公。大統初，遷太子太傅。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刺史，卽本州也。廢帝初，爲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周明帝初，拜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殿學士參定經籍。

寬性通敏有器幹，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慶不協，案成其罪，〔五四〕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薨於州，贈華、陜、虞、上、潞五州刺史，謚曰元。子文思。〔五五〕

文思字溫才。〔五六〕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行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思又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承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淸河公宇文神舉討之，〔五七〕戰於塼井，在陣禽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左旅下大夫。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武陟，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儁，遂解懷

州圍。破尉遲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後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人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

煬帝嗣位，徵爲戶部尙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戶部尙書，位右光祿大夫。卒官，謚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當世多之。

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王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尙遇，擊走之，以功進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文帝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歷資州刺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尋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尙書事。遷荊州總管。卒，謚曰恭。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愼行，爲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

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

愔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送往事居，覬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福。朝廷之釁，既已仗義斷恩；猜忌之塗，無容推心受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

處道少而輕俠，俶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帝將清六合，委以腹心之寄。掃妖氛於牛斗，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匈奴遠遁。若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

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當竭腹心。未議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昆弟就葅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

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算，爲蛇晝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不亦宜哉。寬閒關夷險，竟以功名自卒。文思能以爵讓，其殆仁乎。

校勘記

〔一〕時車駕耀威沔水　諸本「沔」上有「城」字，魏書卷五八楊播傳無。按魏書卷七下高祖紀太和二十二年三月記此事，但云：「觀兵襄沔，耀武而還」；不言在此築城。且當時魏軍攻沔北樊城不下，遂卽退兵，也無在沔北築城的可能。「城」字衍文，今據刪。

〔二〕至州借人田　魏書「人」作「民」，北史避唐諱改。

〔三〕令其子子彥等領騎與侃於恒農北度　諸本「彥」訛「產」，據魏書卷五八楊侃傳及通鑑卷一五二四七三四頁、本書卷二二長孫承業傳改。

〔四〕未若召發人材　魏書「人」作「民」。按「民材」指民間材木，北史避唐諱改，易滋誤會。

〔五〕於是尒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度　按本書卷四八尒朱榮傳云：「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尒朱兆等率精騎夜濟。」周書卷三四楊㯳傳，言元顥入洛，孝莊帝「詔㯳率其宗人收船馬渚」。楊㯳族人居於馬渚，故稱馬渚諸楊。這裏「於」字疑是「與」之訛。

〔六〕後爲中部法曹折訟公正　魏書卷五八楊椿傳無「法」字。按「中部法曹」或「中部曹」都不見於魏書官氏志。其時有外都、內都、中都大官，號爲三都，主折獄。見本書卷十九咸陽王禧、趙郡王幹、廣陵王羽等傳。疑「部」是「都」之誤，「中都法曹」或「中都曹」，當是中都大官屬僚。

〔七〕詔依斷以贖論　魏書作「詔依寺斷，聽以贖論」。按寺指廷尉寺。「寺」「聽」二字不宜省。

〔八〕兄子侃　諸本「侃」作「保」，魏書、通志卷一五〇上楊椿傳作「侃」。按事見上文侃本傳。「保」字訛，今據改。

〔九〕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　魏書「上」下有「世」字，此不宜省。

〔一〇〕於後終以不言蒙責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　南、北、汲、殿四本及魏書「責」字作「賞」，百衲本作「貴」。張元濟云：「按『貴』疑『責』之訛，『蒙責及二聖間言語』自爲句。若作『貴』及『賞』字截句，則下『及二聖間』云云，不可解。」按通志卷一五〇上楊椿傳正作「責」。張說是，今據改。

〔一一〕昱字元略　魏書卷五八楊昱傳「略」作「晷」。按「昱」「晷」文義相應，疑作「晷」是。

〔一二〕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　張森楷云：「按津兄播字延慶，椿字延壽，皆孝文賜改，不應津本字延祚而反改字羅漢。疑本字羅漢，孝文改爲延祚，方合。然魏書亦如是，則其誤久矣。」

〔一三〕因拜津左中郎將　諸本「左」下衍「右」字，據魏書卷五八楊津傳刪。

〔一四〕詔聽貸五萬　南、北、汲、殿四本及魏書「五」作「二」，百衲本作「五」。按通志卷一五〇上楊津傳也作「五」。上云「尙書令、臨淮王彧以爲宜貸二萬」，若莊帝同意元彧意見，則止云「詔聽之」卽可，無須重複數字。正因最後決定數字不同，所以明白標出。作「五」是，今從百衲本。

〔一五〕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卲隱於嵩山　按本書卷四三邢卲傳「中直」作「中書」，此疑誤。

〔一六〕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　通志卷一五三楊愔傳「幼」作「稚」。按魏書卷五八楊播傳，播弟順有子名稚卿，自卽此人。北史避唐諱，改「稚」爲「幼」。

〔一七〕郭秀素害其能　諸本「秀」作「季」，北齊書卷三四補、通志卷一五三楊愔傳作「秀」。按事見本書卷九二郭秀傳，今據改。

〔一八〕若自沈者　諸本「自」作「見」，北齊書及通志作「自」。按「見沈」是爲人所沈，與上文「棄衣冠」意思不合。「見」是形似致訛，今據改。

〔一九〕入精廬禮拜　諸本脫「入」字，據北齊書、通志補。

〔二〇〕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左僕射　諸本「左」作「右」。按上文已云遷右僕射，不當復遷右。北齊書卷四、本書卷六齊文宣紀，天保八年四月，並載「以尙書右僕射楊愔爲左僕射」，可証這裏作「右」誤，今據改。

〔二一〕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　通志無「經」字，册府卷七九九九四九一頁「經」下有「過」字。按可能北史原文有「過」字，今本北史及北齊書並脫，通志以其不順，並删「經」字。

〔二二〕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深自言　諸本「深」「琛」二字互易，據北齊書、通志改。盧士深附見魏書卷三五盧玄傳。下文楊愔云：「盧郎潤朗，所以比玉」，正是爲其錯誤辯解。可証「士深」乃是

本名。

〔二三〕悟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　諸本無「悟」字，北齊書有。按若無「悟」字，則似高隆之見悟門外有富胡，於文意不符。今據補。

〔二四〕有宮人李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　各本「李」作「季」，殿本據北齊書改作「李」。按高仲密後妻，趙郡李徽伯女，見本書卷三一高慎傳。殿本改是，今從之。

〔二五〕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　諸本「驥」作「驎」，北齊書作「驥」。張元濟云：「騏驎誤，騏驥千里馬。」按張說是。今據改。

〔二六〕廣漢下洛人　按魏書地形志無此郡縣。晉書卷一四地理志幽州廣甯郡有下洛縣，兩漢地志並作下落，屬上谷郡。廣甯，兩漢爲縣，亦屬上谷，晉時爲郡，卽自上谷分置，故下洛改屬之。通志卷二二氏族略燕氏條云：「望出上谷、范陽。」則此「廣漢」當是「廣甯」之訛。至於益州之廣漢，並無下洛縣。且地屬南朝，燕子獻當非此郡人。

〔二七〕追封臨貞縣伯　諸本「追」作「進」，周書卷二二楊寬傳作「追」。按此是死後所封，當作「追」，今據改。

〔二八〕素又言曰　隋書卷四八楊素傳「又」作「大」，是。

〔二九〕改封成安縣公　按下文「成安」作「安成」。

〔三〇〕尋從韋孝寬徇淮南　諸本「淮」作「譙」，隋書楊素傳作「淮」。按本書卷六四韋孝寬傳作「淮」，今據改。

〔三一〕江浙賊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　按隋書「江浙」作「浙江」。隋書卷二高祖紀開皇十年十一月作「會稽人高智慧」。會稽郡卽在浙江今錢塘江之南，疑此作「江浙」是誤倒。

〔三二〕素擊走之　諸本脫「之」字，據隋書、通志卷一六〇楊素傳補。

〔三三〕於是賜錢百萬綿絹三千段　隋書百衲本「綿」作「緡」，從上讀。按綿不可以段計，疑是「緡」之訛。

〔三四〕與鹿角爲方陣　隋書「與」作「輿」。作「與」疑誤。

〔三五〕素曰此乃自固之道　隋書此下有「非取勝之方也」，不當刪。

〔三六〕素奮擊大破之　諸本脫「之」字，據隋書、通志補。

〔三七〕至如吉凶不由於此　諸本脫「此」字，據隋書補。

〔三八〕遣茹茹天保往東蒲州　隋書「往東」作「來據」。按地志無「東蒲州」，「東」字疑是「來」之誤。

〔三九〕諒退保并州　諸本脫「諒」字，據隋書、通志補。

〔四〇〕尋拜太子太師　諸本無「太子」二字，隋書有。按本書卷十二、隋書卷三煬帝紀大業元年七月稱：「以尚書令楊素爲太子太師。」此誤脫，今據補。

〔四一〕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　李慈銘云：「隋書作『隋分野』。下云『楚與隋同分，欲以

此厭當之』，情事甚顯。此省數語，改『隋』爲『楚』，便失事實。」

〔四二〕還至達斗拔谷　諸本「斗」作「升」，隋書卷七十、通志卷一六〇楊玄感傳作「斗」。按本書卷十二、隋書卷三煬帝紀，大業五年六月作「大斗拔谷」。通鑑卷一八一五六四六頁胡註云：「新唐志：涼州西二百里有大斗軍，本赤水守捉，開元十六年爲軍，因大斗拔谷爲名。」「升」乃「斗」之訛，今據改。

〔四三〕閉城大募男夫　隋書「募」作「索」，疑是。

〔四四〕每有誓衆曰　隋書無「有」字，疑此衍。

〔四五〕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　諸本「江淮」誤倒，據隋書、通志乙。

〔四六〕玄感與前戶部尚書李子雄計曰　按此李子雄，隋書卷七〇附楊玄感傳後。本書卷七四改作李雄，自有專傳。而隋書卷四六之李雄，本書卷三三改作李子雄附其父李裔傳後。這裏沿隋書原文作「李子雄」，與本書卷三三之李子雄自相混淆。

〔四七〕通不能濟　諸本脫「通」字，據隋書、通志補。

〔四八〕萬石弟仁行官至朝議大夫　隋書「朝議」作「朝請」。按隋書卷二八百官志，隋初文散官有朝議大夫。大業三年改革官制，省朝議大夫，新置散官有朝請大夫，班正五品。仁行被殺在大業九年，則其時已無朝議大夫，隋書是。

〔四九〕初從高寶寧　諸本脫「寧」字，據隋書、通志補。

〔五〇〕素母弟約　隋書卷四八楊約傳云：「素異母弟也。」此疑脫「異」字。

〔五一〕鄜州刺史　隋書「鄜」作「邵」。按「鄜州」卽「敷州」。楊約父名「敷」，當時避諱甚謹，疑不得爲此州刺史。後周置邵州，大業初州廢見隋書卷三〇地理志絳郡垣縣註。楊約當是作邵州刺史。

〔五二〕王必鏤銘於骨髓　諸本及隋書「鏤」作「鎭」，馮夢禎云：「『鎭』字恐譌，疑當作『鏤』。」按通志卷一六〇正作「鏤」。「鎭銘」不可通，今從通志改。

〔五三〕其從弟世隆等出據河橋　諸本「隆」作「澄」，周書作「隆」。按事見本書卷四八尒朱世隆傳，今據改。

〔五四〕然與柳慶不協案成其罪　諸本「慶」作「機」，周書作「慶」。按本書卷六四、周書卷二二柳慶傳云：「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遂見疏忌。」又言楊寬囚慶故吏，求慶罪失。周書作「慶」是。柳機爲慶子，出仕較晚，與寬不相及。今據周書改。

〔五五〕子文思　諸本「思」作「恩」，隋書卷四八楊素傳作「文思」。按本卷上文楊素傳云：「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异，並尙書列卿。」又寬祖名「恩」，不得名其子曰「文恩」。此形似致訛，今據改。

〔五六〕文思字溫才　百衲本、南本、北本「才」作「仁」，隋書作「才」。殿本攷證云：「上文文思父寬字蒙仁，當以『才』爲是。今從隋書。」

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　按周書卷四〇宇文神舉傳云，「并州平，卽授并州刺史」，「所部東壽陽縣土人相聚爲盜」，「神舉以州兵討平之」。隋書卷三〇地理志中太原郡壽陽縣下註云：「開皇十年改州南受陽縣爲文水，分州東故壽陽置壽陽。」錢氏考異卷三一云：「隋志之故壽陽，蓋卽此傳宇文神舉傳之東壽陽。」據此，則周時之壽陽卽受陽，同時另有東壽陽，卽後來隋時之壽陽。這裏「壽陽」上應有「東」字。

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王肅　劉芳 孫遜　芳從子懋　常爽 孫景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父奐，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

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祕書丞。父奐及兄弟並爲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一〕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

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

先擬用，以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卽優授。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詔曰：「肅丁荼䘏世，志等伍胥，窮踰再期，蔬縕不改。有司依禮喩之，爲裁練禫之制。」

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輟膳，百僚詣闕。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庶未闕一飧，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答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

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鎭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

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三〕使紓泄哀情。

孝文崩，遺詔以肅爲尙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並敬昵之，上下

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己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陽，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三〕肅聞，恒降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

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僚曠察，四稔于茲，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

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侯。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

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爲舉哀，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歿，窆於首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

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旣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預兩墳之間，使之神游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明帝初，詔爲肅建碑銘。

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朴略，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

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禪，爵隨例降。

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明帝又納紹女爲嬪。

肅弟康，〔四〕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子誦、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

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儁，風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長兼祕書監、給事黃門侍郎。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僚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曰文宣。

子孝康，尚書郎中。

孝康弟儁康，〔三〕性淸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

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位光祿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六〕度支七兵二尚書、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爲尒朱仲遠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敕給東園祕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虓，於西兗州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置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

翊字士游，肅次兄琛子也。〔七〕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叉。爲濟州刺史，淸靜有政績。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

子深，〔八〕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劉芳字伯支，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長史。

芳出後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

舅元慶，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人，時年十六。

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

時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微愧於心。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强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辯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

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

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九〕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

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慚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

帝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埸之人，頗懷去就。帝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卽位，芳手加衮冕。孝文襲斂，暨乎啓祖、山陵、練祭，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一〇〕徐州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

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

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校爲先。唐虞以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武門。〔二〕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武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宮對。〔三〕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爲先。」鄭氏注：「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既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址，至於國學，豈宜舛錯？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

又去太和二十年，〔三〕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尙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尙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尙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尙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

今太學故坊，基址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幷作四門，猶爲太曠，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儒禮官議其定所。〔一四〕

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

出除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欲，無挠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

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

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

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

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賈逵云：「南郊，火帝，七里。」〔一五〕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

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

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

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緣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

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采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

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

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幷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硏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旣久，不應乖謬，各默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

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

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一六〕「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

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誡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

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七〕愚以爲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

宣武從之。

芳沈雅方正，概尚甚高，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孝文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帝歎其謙愼。帝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文乃爲恂娉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

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

所注尙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卒，贈鎭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侯。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曰簡。

無子，弟廞以第三子琝爲後。

廞字景興，好學强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淸河王懌爲宰輔，廞皆與其子姪交游；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子往還相好。太后令廞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祿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武於顯陽殿講孝經，廞爲執經，雖酬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尙書，又兼殿中尙書。及孝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責廞誅之。

子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廞之死，隲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陷，禽送晉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

爲儀同開府，以𨽍爲屬，本州大中正，轉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𨽍前後受敕對其使一十六人。爲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

𨽍弟䧑，位金紫光祿大夫。䧑子逖。

逖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游，善戲謔。齊文襄以爲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遠離家鄉，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

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奸事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爲任氏婦，沒入宮，敕以賜魏收，收所提攜，後爲開府參軍。及文宣崩，文士並作挽歌，楊遵彥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乾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送梁主蕭莊。〔一八〕還，兼三公郎中。

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憾，曰：「高捶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

行。時黃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密，遜求以爲副。又遜姊魏家者，收時已放出，遜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遜恐事露，亦不逼焉。遷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遜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

及武成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各異。遜請爲「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爲明輔，遜作此以爲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爲衆口所排，妻定遠同輔政，遜遂回附之，使得西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遜不自安，又陰結斛律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爲實。初，遜名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遜乃爲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遜謀，遜乃告二人，故二人得爲之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遜解士開所嫌。〔一九〕尋出爲仁州刺史。〔二〇〕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遜，許潛重還。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更戒遜而護之。

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

子逸人，〔二一〕開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陽令。

芳從子懋。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尙書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尙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尙書李平與結莫逆交。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鎭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

孝明初，〔三〕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淸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淸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三〕謚曰宣簡。

懋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

州。父坦，乞伏世鎭遠將軍、大夏鎭將、顯美侯。

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概，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强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太武西征涼土，〔三〕爽與兄士國歸款軍門。太武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尙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眞安、著作郎程靈虯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

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

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尙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

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

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敎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敎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敎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

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

其略注行於世。

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鎭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

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擧爲律博士，〔三〕孝文親得其名，既而用之爲門下錄事。正始初，招尙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託景及尙書邢巒、幷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奏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

肇尙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議正施行。尙書又以

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

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可爲正君，明矣。

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繆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二六〕事無成文，卽之愚見，謂不應服。

朝廷從之。

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尙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

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

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爲美。

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

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景以未盡其美。景尙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

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尙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尙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瓮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

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尙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尙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三七〕

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尙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勅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

不盡強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明帝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險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磵，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四州行臺。〔二八〕

賊既南出，鈔略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御夷鎭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景率屬城人禦之，〔二九〕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眞、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栗園，〔三〇〕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眞。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虒眼泉，〔三一〕擒斬之及溺死者甚衆。

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

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曆，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乃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仍居本位。〔三〕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三〕

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淸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尙，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餧於柏谷耳。」遂與衞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尙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淸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

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游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愼。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曰：

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有朝隱大夫鑒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册；防微慎獨，載象丹靑。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川渟。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墜。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尙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于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彫。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改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

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闕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遐齡，以樂天爲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固，立名與天壤相弊。囂競無侵，優游獨逝。夫如是，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

下三黜，不慍其色；子文三陟，不憘其情。

而惑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宣。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彫，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驕侈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誘其性，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顯以之變，禍難搆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縻爵帝扃，〔三四〕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福祿交蹇於人事，屯難傾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

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

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知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常爽以儒素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校勘記

〔一〕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　魏書卷六三王肅傳「輔國」下有「將軍」二字。按「輔國將軍」是王肅所得軍號，「大將軍長史」是肅所任官職。北史省「將軍」二字，易滋誤會。

〔二〕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　按魏書王肅傳載孝文與肅詔云：「比獲蕭鸞輔國將軍黃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則瑤起乃齊之輔國將軍。此當云：「時瑤起爲齊輔國將軍，被獲，特詔以付肅。」北史刪改，頗嫌含混。

〔三〕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尙可從叔廣陽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　諸本及魏書「陽」作「陵」。按當時宗室中廣陵王爲元羽，依世系乃元澄從子，非從叔。據本書卷三孝文紀，太和二十三年孝文遺詔，以王肅爲尙書令，廣陽王嘉爲左僕射，與右僕射任城王澄等六人同輔政。嘉爲太武孫，澄爲太武曾孫，嘉正是澄之從叔。文尙書令位在左、右僕射之上，故元澄云

云。「陵」乃「陽」之訛，今據改。

〔四〕肅弟康　魏書「康」作「秉」，北史避唐諱改。

〔五〕孝康弟儁康　百衲本「儁」下「康」字空缺，北、汲、殿三本作「賦」，南本無，魏書及通志卷一五〇王肅傳作「康」。按兄弟連名，作「康」是，今從魏書、通志。

〔六〕揚州刺史大中正　魏書無「刺史」二字。按刺史無兼本州中正之例。且下云「出為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則在此以前都在朝內。中正可以中央官兼，故衍得為揚州大中正。此「刺史」二字衍文。

〔七〕肅次兄琛子也　諸本「琛」作「深」，魏書作「琛」。按南史卷二三、南齊書卷四九王奐傳，並言奐次子名「琛」，今據改。

〔八〕子深　魏書「深」作「淵」，北史避唐諱改。

〔九〕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　按漢時所造為一字石經。三字石經乃曹魏時所造，見本書卷三四江式傳。此「漢」字疑誤。

〔一〇〕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　諸本「陵」作「淩」，魏書卷五五、通志卷一五〇上劉芳傳作「陵」。按魏書卷八世宗紀太和二十三年八月作「陵」，今據改。

〔一一〕任居武門　魏書、通志「武」作「虎」，北史避唐諱改。下文「師氏居武門左」，同。

〔一二〕國子學官與天子宮對　魏書殿本、通志「官」作「宮」。按「學宮」指校舍，疑當作「宮」。

〔一三〕又去太和二十年　諸本「去」作「云」，通志作「去」。按册府卷六〇三七二三九頁也作「去」，今據改。又諸本「去」下衍「太初」二字，據魏書、通志删。

〔一四〕求集儒禮官議其定所　魏書「儒」上有「名」字，疑北史脫。

〔一五〕賈逵云南郊火帝七里　魏書「火帝」下有「炎帝」二字。按上文「木帝太昊」，下云「中兆黃帝」、「金帝少昊」、「水帝顓頊」，則此處應有「炎帝」二字。這是取五帝名以配五行，不應删。

〔一六〕又白武通　魏書、通志「武」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一七〕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　魏書「太社惟松」下有「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四句，又「立」字作「五」。北史删改後，文意不明。

〔一八〕使送梁主蕭莊　諸本「送」作「宋」，北齊書卷四五劉逖傳作「於」，通志卷一七六劉逖傳作「送」。按「宋」乃「送」之音訛，今從通志改。但齊送蕭莊爲梁主，事在天保九年，見本書卷七、北齊書卷四文宣紀。乾明元年送蕭莊事，本紀不載。北齊書卷三二王琳傳云：「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攻。」或卽是乾明元年送莊之事。

〔一九〕及是逖解士開所嫌　通志「解」上有「始」字，似逖前以陰結斛律明月、胡長仁，爲士開所嫌，至是以逖泄祖珽密謀，其恨始解者。但據本書卷四七祖珽傳，珽欲訴趙彥深、和士開，爲劉逖所

泄，其事在高湛武成帝時。而此言劉逖陰結斛律明月，其事在高緯後主武平初。何得結怨在後而解怨在前？此「解」字誤。疑當作「爲」字。「至是」者，卽指士開逢逖於明月巷中時。此上一段，乃是追敍。通志之「始」字，蓋以意增補，似是而非。

〔二〇〕尋出爲仁州刺史　按北齊書卷四五劉逖傳云：「世祖卽武成崩，出爲江州刺史。祖珽執政，徙爲仁州刺史。」蓋逖先爲和士開所出，後又爲祖珽所徙，並非一出卽爲仁州。且不言祖珽執政事，則下文珽要行臺盧潛陷逖事亦覺突然。疑此「出」下有脫文。

〔二一〕子逸人　北齊書卷四五「人」作「民」，北史避唐諱改。

〔二二〕孝明初　諸本「孝明」作「孝昭」。錢氏攷異卷三九云：「『孝昭』當作『孝明』。」按魏書卷五五劉芳附劉懋傳作「肅宗」。通志卷一五〇上劉芳傳作「孝明」。錢說是，今據改。

〔二三〕南秦州刺史　諸本「秦」作「泰」，魏書及通志作「秦」。張森楷云：「地形志有南秦無『南泰』，『泰』乃『秦』之訛。」按張說是，今據改。

〔二四〕太武西征涼土　諸本「太武」作「武成」。錢氏攷異云：「『武成』當作『太武』。」按魏書卷八四常爽傳作「世祖」，通志卷一五〇上常爽傳作「太武」。錢說是，今據改。

〔二五〕廷尉公孫良舉爲律博士　諸本「律」上有「協」字，魏書卷八二常景傳無。按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太和前令有律博士、協律中郎、協律郎，無協律博士。隋書卷二七百官志中，大理寺屬官有

律博士。大理卽廷尉，故爲公孫良所舉。「協」字衍，今據刪。

〔二六〕案如經禮　魏書「經禮」作「禮經」，疑是。

〔二七〕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　諸本脫「授」字，據魏書補。

〔二八〕仍詔景爲幽安玄□四州行臺　諸本不空格。錢氏考異卷三九云：「幽、安、玄止三州，而云四州，疑有脫誤。」按魏書空一格，所脫疑是燕州。今從魏書。

〔二九〕景率屬城人禦之　諸本脫「景」字，據通志卷一五〇上常景傳補。

〔三〇〕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栗園　諸本「于」作「干」，汲本及魏書作「于」。按通志、通鑑卷一五一四七一四頁並作「于」，今從之。又諸本「栗園」作「粟國」，魏書常景傳及卷九肅宗紀孝昌二年七月作「粟園」。按通鑑卷一五一四七一四頁作「栗園」。胡註云：「栗園當在范陽固安縣分。固安之栗，天下稱之。」今從通鑑改。

〔三一〕彪眼泉　魏書卷八二「彪」作「虎」。按虎眼泉見水經注卷十一易水注，又見卷十四濕餘水注。北史避唐諱改。

〔三二〕顥入洛景仍居本位　諸本「仍」訛「乃」，據魏書、通志改。

〔三三〕永熙二年監議事　按「議」下疑有脫字。

〔三四〕雖縻爵帝局　諸本「局」訛「扃」，據魏書改。

北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郭祚　張彝 孫晏之　曾孫乾威　邢巒 弟子昕　族弟臧　卲

李崇 從弟平　平子獎　諧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祖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爲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逸妻之姪也，共相賙恤，乃振。

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

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

是時孝文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

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尙書，進爵爲伯。孝文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尙書。尋除長兼吏部尙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

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永配，於眚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卽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

出爲使持節、鎭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鎭東將軍、青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闔境饑弊，矜傷愛下，多所振恤，雖斷決淹留，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入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幷州大中正。

遷尙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ⅠⅠ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ⅠⅠ少師。

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卽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尙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

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

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幷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退。今旣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爲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爲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爲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準其殿者除之。」〔一〕

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

宣武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劍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敕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二〕朝議從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

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沖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沖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三〕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尙書，志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尙書令、任城王澄爲之奏聞。及爲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尙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

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尙

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爲稱職，每有斷決，多爲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孝文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僚友曰：「瓊眞僞今自未辨，我家何爲減之？然主上直信李沖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祚爲祟。

祚子景尙，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强當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位中書侍郎，未拜而卒。

景尙弟慶禮，位通直郎。

慶禮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歸魏，賜爵平陸侯，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爲東青州刺史。父靈眞，早卒。

彝性公强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侯爵。與盧陽烏、李安人等結爲親友，〔四〕往來朝會，

常相追隨。陽烏爲主客令，安人與彝並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僚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所巡檢，彝常充其選，淸愼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爲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乘車馬，顏貌瘦瘠，當世稱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勳，進爵爲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尙書。坐舉元昭爲兼郎中，黜爲守尙書。

宣武初，除正尙書，兼侍中，尋正侍中。宣武親政，罷六輔。彝與兼尙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武非兕，〔五〕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尙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衞，方伯羽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爲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

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尙主，主亦

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尙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淸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

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彝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宣武善之。

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彝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爲多。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衞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

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自强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微號華侈。頗侮其疏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援漢中之勳，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

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尙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尙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懾懼，莫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仲瑀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乃卒。官爲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卽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

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帛。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若此。

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人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旋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孝文比校天下人戶，最爲大州。彝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彝追孝文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衞將

軍、冀州刺史，謚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書爲編年之體，〔六〕廣益異聞爲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爲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煙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

子肅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肅之弟晏之。

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敎誨，動依禮典。從尒朱榮平元顥，賜爵武城子。累遷尙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有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晏之女爲妃，令赴晉陽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卽眞，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淸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太常卿。子乾威。〔七〕

乾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暠之謂人曰：「吾家千里駒也。」仕齊，位太常丞，仕周爲宣納中士。隋開皇中，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稱爲幹理。乾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愼之至。」其廉愼皆此類也。帝甚嘉之。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乾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疏。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

乾威弟乾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族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平城子使宋。〔八〕還，以病歸鄉。久之，帝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安在？」司徒崔浩曰：「穎臥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定州刺史，謚曰康。子脩年，即巒父也，位州主簿。

巒少好學，負帙尋師，守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累遷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坐席。〔九〕孝文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

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至此以來，雖未禽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

宣武時，巒奏曰：「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彫鏤，所珍在素，不務奇

綵，至乃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矜。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帝從之。尋正尚書。

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一〇〕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遣兵討之，賊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巒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

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深藻是裙屐少年，〔一一〕未洽政務，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阻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一二〕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以不才，屬當戎寄，上憑國威，頻有薄捷，瞻望涪、益，旦夕

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經略，臣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

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也。況臣才絕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禽之物。臣誠知征戎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所以勉强者，旣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宣武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

巒旣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氐楊集起等反，巒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巒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淸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

時梁人侵軼徐、兗，朝廷乃以巒爲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宣武勞遣巒於東堂曰：「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自古忠臣亦非

無孝也。」巒曰：「願陛下勿以東南爲慮。」帝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郾，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巒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悉平，進圍宿豫，平之。帝賜巒璽書慰勉之。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率衆會之。〔一三〕巒以爲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何容強遣。巒既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

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爲宣武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爲侍中。亮奏巒在漢中掠良人爲婢。〔一四〕巒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仁〔一五〕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爲巒言，云巒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帝納之。高肇以巒有克敵効而爲昶等所排，助巒申釋，故得不坐。

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苟仁率衆入據縣瓠。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東堂勞遣巒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巒曰：「今王師若臨，士人必翻然歸順，〔一六〕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爲慮。」帝笑曰：「卿言何其壯哉！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乘勝至縣瓠，因卽

度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巒使持節、假鎭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縣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將掎角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卽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巒曰：「此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

巒自宿豫大捷及平縣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尙書，加撫軍將軍，卒於官。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己，乃云：「瀛州巒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諡曰文定。子遜。

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沈屈。「臣父屢爲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後位大司農卿，與少卿元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祿勳、幽州刺史。

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祖徵弟祖劾，貌寢，有風尙。仕齊，卒於尙書郎。

祖劭弟祖俊，開府行參軍。開皇中，位尚書都官郎中。

巒弟偉，尚書郎中。偉子昕。

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尙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秘書監常景典儀注事。武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爲錄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

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聘，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慚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鬬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

偉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位滄州刺史，爲政清靜，吏人安之。卒，贈尙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愼爲朝請。子愼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子亢，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時年二十八。後爲中外府屬，坐事死於晉陽。

巒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尙，知名於時。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淸刑肅，百姓安之。卒于官。

子産，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鄭縣子，使於齊。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朝廷嗟惜焉。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

祐從子蚪，字神彪，〔一七〕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尙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禮，蚪以經對，大合上旨。帝

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虯往往折以五經正禮。爲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雁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虯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期親，害親者令不及子，〔一〇〕既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

後爲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虯得一小船而度，船漏滿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爲時所稱。卒，贈幽州刺史，謚曰威。虯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長子臧。

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愼奉法，吏人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啓臧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

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友，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幷敍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鎭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齊武平末，尙書屯田郎。隋開皇中，尙書侍郎。卒於沂州長史。

臧弟卲，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淸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强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爲娛，不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因飲讌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旣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罘、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飮，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卲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尙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

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叉所禮。叉新除尙書令，〔一九〕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叉令卲作謝表，須臾便就，以示諸賓。神儁曰：「邢卲此表，足使袁公

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

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卲彫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卲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卲爲謝章表。〔二〇〕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卲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卲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卲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鎭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

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麗。及介朱榮入洛，〔二一〕京師擾亂，卲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內省，給御史，〔二二〕令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不，然後施行。除衞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幷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卲請置學，（奏曰：〔二三〕

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二四〕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阬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

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甎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卽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

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既任事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

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尙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三三〕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

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尙書令，加侍中。）

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卲與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卲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爲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爲不可？」卲既不行，復請還故郡。

文襄在京輔政，〔二六〕徵之，在第爲賓客。除給事黃門侍郎，與溫子昇對爲侍讀。文襄富於春秋，〔二七〕初總朝政，崔暹每勸禮接名賢，詢訪得失，以卲宿有名望，故請徵焉。文襄甚親重之，多別引見。卲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無所知解。文襄還以卲言告暹，幷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銜之。卲奏魏帝，發敕用妻兄李伯倫爲司徒祭酒。詔書已出，暹卽啓文襄，執其專擅，伯倫官事便寢。卲由是被疏。

其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桴鼓不鳴，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卲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擧州不識其所以。在任都不營生產，唯南兗糴粟，就濟陽食之。〔二八〕卲繕修觀宇，頗爲壯麗，皆爲之名

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公私，唯使兵力。吏民爲立生祠，幷勒碑頌德。及代，吏人父老及嫗嫗皆遠相攀追，號泣不絕。至都，除中書令。

舊格制：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絕之。劭云：「此格不宜輒斷。句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母。況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舜藏金於山，不以爲乏，今藏之於民，復何所損。」又準舊皆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劭以爲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鬬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鷄犬之功。」詔並從之。

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二九〕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劭頓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幸晉陽，〔三〇〕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劭爲之序。及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授特進，卒。

劭率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劭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

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覔虱，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三〕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疏，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閤，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又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

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三〕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扙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

卻世息大寶，有文情。孼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鎭西大將軍。孝文初，爲荊州刺史，〔三〕鎭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

理。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卽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

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

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氐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

靈珍。崇大破之，幷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

宣武初，徵爲右衞將軍，兼七兵尚書，轉左衞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三四〕游擊將軍李暉光鎭北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徙萬餘戶於幽、幷諸州。宣武追賞平氐之功，封魏昌縣伯。

東荆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爲鎭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禽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尋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塗，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遙運聲算。」

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

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

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

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彪」，〔三〕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

孝明踐阼，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紆麻戍主陳平

王南引梁軍，以成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鬬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

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庉，〔三六〕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三七〕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加侍中。

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三八〕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顚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腳。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蠕蠕主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

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爲州，兵編戶，太后不許。

後北鎮人破落汗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尙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曰：「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尙書元脩義以爲須得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衞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爾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羣望。」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幷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

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刺史以討之，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衞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

孝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

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有將用，爲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爲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逼買其地，部內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涇州刺史，賜爵衞國子。卒，贈吏部尙書、冀州刺史。

世哲弟神軌，小名青肫，受父爵陳留侯。累出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遣腹心嫗姬出外，陰求悅人。神軌爲使者所薦，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頻遷征東將軍、武衞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後於河陰遇害。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

崇從弟平。平字雲定，〔三九〕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累遷太子庶子。平請自効一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淸靜，吏人懷之。

徵行河南尹，豪右權戚憚之。宣武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正尹，長史如故。

車駕將幸鄴，〔四〇〕平上表諫，以爲：「嵩都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人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劣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一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不從。

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武尾」，〔四一〕「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

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爲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以討之。宣武臨式乾殿勞遣平，因曰：「何圖今日，言及斯事！」歔欷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

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逐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禽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

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四二〕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眞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諍訟止息。武川鎭人飢，鎭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

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强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勳，靈太后乃封武邑郡公，賜縑二千五百匹。

先是，梁遣其將趙祖悅逼壽春，鎭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鎭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奬以通直郎從。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悅，送首於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

時南徐州表云：梁堰淮水，日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毁壞。及淮堰破，太后大悦，引羣臣入宴，敕平前，孝明手賜縑布百段。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匹。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別有集錄。長子獎襲。

獎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尙書，出爲相州刺史。初，元叉擅朝，獎爲其親待，頻居顯職。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爲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尙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帝初，獎故吏宋游道上書理獎，詔贈冀州刺史。

子構襲。構字祖基，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邑郡公。齊天保初，降爵爲縣侯，位終太府卿，贈吏部尙書。構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爲名流所重。

子丕，有父風，位尙書祠部郎中。

丕弟克，通直散騎常侍。

獎弟諧。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播嘗過元叉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

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辯爲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

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㥄爲使主。㥄曰：「文采與識，㥄不推李諧；口頰顧顧，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清河崔贍爲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儁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遵彥遇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爲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遷秘書監，卒於大司農。

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瘻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

諧長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期慘，未嘗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

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位尚書郎、司徒掾，以淸辯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深歎美焉。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効，然後樹鬚。」世傳諶門有惡疾，以呼沱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傍大笑。除臨漳令。

魏書之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瓊不善事；以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讙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故遂白齊文宣，庶等並髡頭鞭杖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

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己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

庶弟蔚，少淸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屬文詞。昆季並尙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

美，然頗涉疏放。唯蔚能自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兄庶事徙平州。後還，位尙書左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甚重焉。還，坐將人度江私市，除名。後卒於秘書丞，士友悼惜之。

蔚弟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徙臨海。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幷使說外間世事可笑樂者。凡所話談，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却，對答學奏事之象，和士開聞而奏之。帝每狎弄之。武成以斛律金舊老，每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啓，若爲舍人，誤奏云在闕下，詔命出羊車。若重思，知金不至，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笑而不責。又帝於後園講武，令若爲吳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惡之，密構其短，坐免官。未幾，詔復本官。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諮議。諧弟邕，字脩穆，幼而儁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儁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在勤劳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

焉。張彝風力謇謇，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亡焉不絕。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眞，情無飾智，疏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爲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㥄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爲勇，於文簡公見之。〔四〕唯嘗短崔暹，頗爲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剋著，贊務之材也。諧風流文辯，蓋人望乎。

校勘記

〔一〕遇赦免罪準其殿者除之　魏書卷六四郭祚傳作「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按魏書文意是說遇赦已免罪，但考成還記殿的，除其記殿。北史文意不明，疑誤。

〔二〕宜敕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　按魏書此前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並科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遄令撲討」等語。北史删去，使「表裏夾攻」之語無着落。且郭祚原奏，重點在前，今删重留輕，甚爲失當。

〔三〕自是積十數年　魏書作「積二十餘年」。按郭祚以左丞兼黃門從孝文南征，當在太和十九年，

至明帝卽位，共二十一年。魏書是。

〔四〕與盧陽烏李安人等結爲親友　魏書卷六四張彝傳作盧淵、李安民，北史避唐諱改。

〔五〕非武非兕　魏書「武」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六〕改陳壽魏書爲編年之體　魏書作「魏志」，是。

〔七〕子乾威　隋書卷六六本傳作「虔威」。

〔八〕假通直常侍平城子使宋　諸本「假」作「改」，魏書卷六五、通志卷一五〇上邢巒傳作「假」。按當時出使南朝者，例假或兼通直散騎常侍或侍郞。「改」字是形似致訛，今據改。又「平城」疑當作「城平」。下文邢祐「賜爵城平男」，「城平」卽「成平」，屬瀛州章武郡見魏書地形志上。邢氏瀛州人，當是以此爲封號。

〔九〕常參坐席　諸本「常」作「嘗」，魏書、通志作「常」。按魏書卷五十六鄭道昭傳稱孝文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詠綴，遂命邢巒總集敍記。」可見邢巒經常參預孝文坐席。且「嘗」字與上下文都不啣接，今據改。

〔一〇〕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　魏書「梁」上有「蕭衍」二字。按夏侯道遷本是梁將，這裏應重「梁」字。

〔一一〕蕭深藻是裙屐少年　魏書「深」作「淵」，北史避唐諱改。

〔一二〕脫軍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　魏書「走」作「克」。按深藻時在成都，涪城是成都外圍重鎮，克涪城則進圍成都，故料深藻必走。若作「走涪城」，則成都尙有涪城可恃，深藻何必遽走？魏書作「克」是。

〔一三〕又詔巒率衆會之　諸本無「之」字，魏書有。通志作「討」。今從魏書補。

〔一四〕亮奏巒在漢中掠良人爲婢　魏書「婢」上有「奴」字，疑北史脫。

〔一五〕龐景仁　魏書「仁」作「民」，北史避唐諱改。

〔一六〕士人必翻然歸順　魏書「人」作「民」，泛指百姓，北史避唐諱改作「士人」，與當時專以指士族之「士人」相混。

〔一七〕祐從子虯字神彪　魏書「彪」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一八〕害親者令不及子　魏書「令」作「今」，疑是。

〔一九〕又新除尙書令　諸本「除」下衍「遷」字，據册府卷八三九九九六一頁、通志卷一五五邢邵傳删。

〔二〇〕多憑卲爲謝章表　北齊書卷三六邵卲傳無「章」字，當是衍文。

〔二一〕及尒朱榮入洛　諸本「榮」作「兆」，册府卷九四九一一一七〇頁作「榮」。按下文言「卲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據本書卷四一楊愔傳，愔與邢卲隱於嵩山，在莊帝誅尒朱榮前，而尒朱兆入洛是在尒朱榮死後，則此作「兆」誤。又據本書卷四八尒朱榮傳，言莊帝謀殺尒朱榮前，「榮乃暫

來向京」，「京師人懷恐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知作「桀」是，今據册府改。

〔二二〕敕令恒直內省給御史　李慈銘云：「『御史』當作『御食』。」按北齊書南北二本及通志邢卲傳作「御食」。疑李說是。

〔二三〕後楊愔與魏收及卲請置學奏曰　諸本「收」字作「元叉」二字，北齊書作「收」。錢氏考異卷三九云：「按史敍此事於太昌之後太昌，孝武年號，元叉死已久矣。北齊書以爲魏收者爲近之。然考之魏書卷六六李崇傳，此奏實出於崇，與楊愔、邢卲、魏收諸人初不相涉。其文云：『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蓋孝明熙平二年，太師、高陽王雍等議以高祖配明堂，故有此奏。其時靈太后臨朝攝政，元叉亦用事，故有靈太后之令也。竊意自『請置學至『累遷尚書令加侍中』凡六百六十七字皆李崇傳文，錯入此篇耳。」按錢說是。楊愔與魏收、邢卲請置學事，並不見於有關諸人傳，紀亦不載，有無未可必。今姑從北齊書改「元叉」爲「收」，又用圓括號删「奏曰二黌兩學」以下六百六十五字。

〔二四〕宣布下土　諸本「下土」訛作「十二」，據魏書卷六六李崇傳、北齊書卷三六補邢卲傳改。

〔二五〕修此數條　諸本「此」訛「比」，據魏書李崇傳、北齊書邢卲傳改。

〔二六〕文襄在京輔政　諸本「文襄」作「武帝」，通志作「文宣」。錢氏考異云：「『武帝』當作『文襄』。」按錢說是，高澄在鄴「輔政」，見本書卷六文襄紀。今據改。

〔二七〕文襄富於春秋　諸本「文襄」作「宣武」，錢氏考異云：「『宣武』亦『文襄』之譌。」按下文言崔暹薦邢卲事，見本書卷三二崔暹傳。暹傳正作「文襄」，今據改。下文三處同改。

〔二八〕唯南兗羅粟就濟陽食之　按魏書地形志中西兗州無濟陽，有濟陰郡。所屬定陶城，即西兗州治所。「濟陽」當爲「濟陰」之訛。

〔二九〕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　按上文不言卲於何時除太常卿。據北齊書卷四五樊遜傳，遜於天保七年受詔校書，請以太常卿邢子才家藏書參校。則卲爲太常卿，當在天保年間。北史文字兀突，疑此上有脫文。北齊書「自除」作「累遷」，通志「自」作「後」，疑是各以意改，未必原文如此。

〔三〇〕幸晉陽　北齊書上有「世宗」二字，通志有「文宣」二字。按藝文類聚卷九八有北齊邢子才應詔甘露詩、甘露頌，內容都是歌頌皇帝之語。高澄世宗未曾爲帝，疑通志作「文宣」是。

〔三一〕日思誤書　北齊書作「且誤書思之」，通志作「且思誤書」。按「日」當是「且」之訛。

〔三二〕及卒人士爲之傷心　此承上文，似是邢恕卒。但本卷邢臧傳，言恕仕隋，卒於沂州長史，則卲不得見其死。據本書卷九〇馬嗣明傳，言卲子大寶，少年早喪，則死者當是大寶，非邢恕。「及卒」上有脫文。

〔三三〕孝文初爲荆州刺史　按魏書卷六六李崇傳云：「高祖初，爲大使，巡察冀州。尋以本官行梁州

刺史。時巴氏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爲荆州刺史。」下文又云：「尋勒邊戍，掠得蕭賾人者，悉令還之。」蕭賾齊武帝卽位在太和六年，時孝文在位已十二年，則此作「孝文初」，非是。此乃北史刪節致誤。

〔三四〕圍逼湖陽　通典卷一八七板楯蠻傳「湖」作「潁」，魏書卷一〇一蠻傳「湖陽」作「潁川」。

〔三五〕號曰臥彪　魏書李崇傳「彪」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三六〕蕃版裝庀　南、北、汲、殿四本及魏書「庀」作「治」。百衲本作「它」。張元濟云：「『它』疑『庀』之訛。」按張說是。北史例避「治」字，故改「治」爲「庀」。「庀」音庇治也，刻誤作「它」，南本以下遂改從魏書。今從張說，改「它」爲「庀」。

〔三七〕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　魏書「尋除」下有「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然後載崇請立明堂表，再接「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按北史通行本崇表已羼入邢劭傳見上文，此處當經後人修補，故不復見痕迹。且下文「遷尙書令加侍中」顯與上文所刪最后八字相重複，今不補。

〔三八〕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匹而出　魏書李崇傳不載此事。魏書卷十三宣武靈皇后傳，「長樂公」作「長樂公主」。通志卷一五〇上李崇傳亦有「主」字。按洛陽伽藍記卷四開善寺條記此事云：「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問曰：『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匹。』」所記與此不同。

崔光並不封長樂公，且不應不舉姓名。疑北史本是作「長樂公主」。長樂公主，宣武之妹，見本書卷八〇高肇傳。

〔三九〕平字雲定　魏書卷六五、通志卷一五〇上李平傳「雲」作「曇」。疑作「曇」是。

〔四〇〕車駕將幸鄴　諸本「駕」訛作「騎」，據魏書、通志改。

〔四一〕履武尾　魏書、通志「武」作「虎」，北史避唐諱改。

〔四二〕除定冀二州刺史　魏書作「除其定冀之勳」。按魏書意爲削除其平定冀州之勳。觀下文「尙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勳」，卽知魏書是。且除刺史，不得同時爲兩州。北史誤。

〔四三〕及明崔㥄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爲勇於文簡公見之　按邢卲傳本文無一語及此二事，亦不言其謚文簡。據本書卷二四崔㥄傳，謂崔暹告高澄，言㥄譏高澄爲黃頷小兒，引卲爲證，卲執無此言。又通鑑卷一六〇四九四八頁梁太清元年正月，稱侯景「遣軍士二百人載仗入西兗州，欲襲取之。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由是景不能取」。通鑑所本，或是三國典略。但北史原文亦當敍及此事，否則此論便是無的放矢。考邢卲傳敍卲歷官事跡，頗多漏略。如卲於天保初曾官太子少師，修麟趾格，見於本書卷三三李渾傳。修麟趾格又見於洛陽伽藍記卷三。又曾官殿中尙書，見本書卷八一李鉉傳。疑傳本北史之邢卲傳，亦非原貌。如以李崇表羼入卲傳，以高澄爲「武帝」、「宣武」，以子大寶之死爲姪恕之死等，李延壽

不應荒謬至此。必是此傳原文已佚，傳本乃後人補掇，故多脫誤。

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崔光 子劼 弟子鴻　崔亮 從弟光韶 叔祖道固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爲樂陵太守。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卽爲東清河鄃人。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丘人也。〔一〕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

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爲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故，兼太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敍古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少有大度，喜怒

不見於色，有毁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

宣武卽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

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

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尙未變，〔三〕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

壞四方，疲於賦役，人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尙微，易制御也。

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反；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人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如罕，宴宗或闕，時應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節費山池，減撤聲飮，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

帝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

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案其形，卽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彫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蕭斧。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墻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兹菌欻構，厥狀扶疏，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鵶鵲巢于廟殿，梟鵩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誡。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人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飮之忻，强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

四年，除中書舍人。〔三〕永平元年秋，將誅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敕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姙，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帝納之。

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深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卽令明帝出焉，從者十餘人，敕以光爲傅之意，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明帝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

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明帝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衞，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

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是，尙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遷特進，以奉迎明帝功，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疏黜，光幷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

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劼。其月，敕賜羊車一乘。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衞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四〕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衞跋涉，袍鉀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但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己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神養和，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

神龜元年，光表曰：「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剝撤，由是經石彌滅，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

勘校石經，其殘缺，計料石功，幷字多少，欲補修之。後靈太后廢，遂寢。

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剎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表諫，不從。

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僚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

八月，獲禿鶖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廷。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臶惡鵂，賈誼忌鵩。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誡，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飡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人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衞侯好鶴，曹伯愛雁，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頤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

養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卽棄之池澤。

冬，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强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帝親臨光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姪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明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轜哀慼，儒者榮之。

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爲卷，爲百三卷焉。

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沈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爲人，故爲氣概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五〕元叉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淸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

云敬徽爲荆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兼別駕，暫集京師。明帝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黄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常讓劉芳，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爲國子祭酒讓淸河王懌、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爲矯飾。

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卽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疏略。凡所爲詩賦銘贊誄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

光子勵，字彥德，器學才德，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叉爲明堂大將，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父光疾甚，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明每加存慰。光葬本鄉，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衞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劼。

劼字彥玄，少淸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

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愼，甚爲齊文宣所知。拜南青州刺史，有政績。入爲祕書監、齊州大中正，遷幷省度支尙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尙書，監國史。臺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以爲不可，由是忤意，出爲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爲度支尙書、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修撰新書。卒，贈齊州刺史、尙書左僕射，謚文貞。

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撝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淸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劼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就。

光弟敬友，本州從事。〔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卒于家。子鴻。〔七〕

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爲三公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

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僚，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昔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擧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概，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宣武不從。〔八〕

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後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孝文、宣武起居注。

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

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九〕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

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牂、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

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蛇，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人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內修德政，外抗諸偽，幷、冀之人，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人，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代。

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全虧，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為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諸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唯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為實錄。商較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一〇〕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

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皐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

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二〕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慚悸。

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旣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迺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祕閣，以廣異家。」

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爲其叔鷗所殺。

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州刺史，以老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卒，贈齊州刺史，謚曰貞。

子懋，字德林，徐州征東府長史。

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爲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除東徐州刺史。二年，爲城人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

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經史，州辟主簿。子鐸，有文才，位中散大夫。鐸弟覲，羽林監。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高祖瓊，爲慕容垂車騎屬。曾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爲太山太守。祖脩之，清河太守。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明帝使元孫討之，爲文秀所害。

亮母房攜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桑乾爲平齊人。

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書自業。

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迎爲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淸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尙書二千石。

孝文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尙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孝文聞之，嘉其淸貧，詔帶野王令。

宣武親政，〔三〕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愼明決，爲尙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黃門。遷度支尙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

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究。宣武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卽起於宣武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宣武曰：「廣平粗疏，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宣武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宣武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尙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一三〕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帖然。

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卽以柱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籍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淸，敏于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宣武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

孝明初，出爲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據硤石，詔亮假鎭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鎭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督諸軍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

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祖悅復於城外置二柵，欲拒軍，亮焚擊破之。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

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禽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馮，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算。」以功進號鎭北將軍。

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輒還京，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

尋除殿中尙書，遷吏部尙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旣少，應選者多，前尙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

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

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為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汝論之。

吾兼正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

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尙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

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祿大夫、尙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尙書僕射，加散騎常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

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敎人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磑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强幹，善於當世。

士安歷尙書比部郞，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乾亨，武定中，尙書都兵郞中。

士和初爲司空主簿。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僚佐，以爲都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尙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害。

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郞、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荆蠻侵斥，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謚曰

文肅。子肇師襲爵。

肇師少時疏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散騎侍郎爲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爲土賊崔迦葉等拘，欲逼與同事，肇師執志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肇師以從弟乾亭同居，事伯母甚謹。齊文襄嘗言肇師合誅，左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僞而不及江東。」左右曰：「肇師與鴻別族。」乃止。天保初，以參定禪代禮儀，[一四]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卒。始鄴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趙彥深當大貴。[一五]肇師因問己，答曰：「公門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

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爲冀州別駕。

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光韶，亮從父弟也。父幼孫，太原太守。光韶事親以孝聞。[一六]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孿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尙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爲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

尋敕光韶兼祕書郎，〔一七〕掌校華林御書。累遷青州中從事。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敕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吏人畏愛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

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鎭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

尋徵輔國將軍，再遷廷尉卿。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尙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尙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亂，遂

還鄉里。

光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榷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粗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

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弼貪婪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辨爭，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深代下，疑懼，謀為不軌，夜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知復何計！」深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

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絕。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慚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為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

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詔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光韶弟光伯。爲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申牒求解。尙書奏：「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卽是世繼之祖，尙不得臣，況今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明帝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淸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

節閔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喩止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未及曉喩，爲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

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

脩之弟道固。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以道固爲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爲歎息。」刺史至州，辟爲主簿。後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

後爲冀州刺史，鎭歷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勛，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爲南冀州刺史、淸河公。宋明帝遣說道固，以爲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白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齊土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一八〕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爲太守，賜爵臨淄子。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一九〕延興中卒，子景徽襲爵。

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僚舊。

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疏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

景徽字文叡，卒於平州刺史，諡曰定。子休纂襲爵。

道固兄目連子僧祐、僧深。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謀反，〔一〇〕徙薄骨律鎮。後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驥。後薄房氏，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僧深得還之後，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驎、伯驥與母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深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門。祖龍剛躁，與兄伯驎訟嫡庶，並以刀劍自衞，苦怨讎焉。祖螭小字社客，普泰初反，尒朱仲遠討斬之。祖虬，少好學，不馳競。

僧深從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菫，惜錢不買。子軌，字啓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僞，賜死晉陽。〔一一〕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

識，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既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爲國蠹，無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校勘記

〔一〕崔光清河人至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卽爲東清河鄃人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丘人也　按魏書卷六七崔光傳，言光爲「東清河鄃人」，無「更爲南平原貝丘人」等語。此乃北史據北齊書卷四二崔劼傳所增。蓋李延壽以劼爲光子，籍貫應同，故移於其父傳首，其實錯誤。崔氏本居河北冀州之清河郡。後隨慕容德南渡，居於青州。劉宋滅南燕後，於青州僑置冀州，並置郡縣，故河南遂有清河、平原等郡見宋書州郡志。北魏獻文皇興中取青、齊，改此冀州爲齊州，並於清河、平原等郡名上各加「東」字，以區別於河北原有之清河、平原見魏書地形志中。魏書崔光傳據北魏皇興後郡縣書之，故稱「東清河鄃人」。至北齊天保七年，併東清河、平原、廣川三郡爲東平原郡見隋書地理志中齊郡長山、淄川二縣，及太平寰宇記卷一九淄州、長山二條，原屬東清河之鄃縣，此時當併入貝丘縣而隸於東平原此及北齊書之「南平原」，當爲「東平原」之誤。北齊書崔劼傳據天保七年後郡縣言之，故云：「更爲南東平原貝丘人也。」北史移此語於崔光傳首，則是以北齊郡縣加於北魏時人，其

誤顯然。又北齊書「河南」上有「宋氏」二字，疑此脫。「縣分易」上亦應有「郡」字。

〔二〕但頭冠尙未變　諸本「尙」作「上」，據魏書崔光傳及漢書卷二七五行志改。

〔三〕除中書舍人　魏書作「中書令」。按光時官位已高，不得降爲第六品之中書舍人，魏書是。

〔四〕樊姜侯命　各本「侯」作「侯」，南本作「候」，魏書及通志卷一五〇崔光傳作「俟」。按「侯」「候」並「俟」之訛，今從魏書、通志改。

〔五〕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　魏書「舊德」下有「甚信重焉，每事籌決。光亦傾身」十二字。北史刪去，頗失原意。

〔六〕本州從事　魏書卷六七「從事」作「治中」。按北史避唐諱，例改「治中」爲「中從事」，疑此脫「中」字。

〔七〕子鴻　諸本「子」上有「弟」字。張森楷云：「魏書作『子鴻』，謂敬友子也。下鴻傳云：『三年，鴻以父憂解任。』據魏書，敬友以延昌三年卒，與鴻傳合。知無『弟』字是。」按張說是，今據魏書刪。

〔八〕宣武不從　諸本「宣武」作「武帝」，魏書作「世宗」，通志卷一五〇下崔光傳作「宣武帝」。按下文卽見「宣武」，今改正。

〔九〕且旣訖不奏聞　魏書作「且旣未訖，迄不奏聞」。此當脫「未」、「迄」二字。

〔一〇〕所以未及繕成　諸本「繕」作「善」，據魏書改。

〔一一〕年志一卷　魏書「志」作「表」，疑是。

〔一二〕宣武親政　諸本「宣武」作「孝明」，魏書卷六六崔亮傳作「世宗」。按北史例稱元愘世宗爲「宣武」。下文「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懷爲元愘弟，知作「孝明」誤。今據改，下文六處同改。

〔一三〕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　錢氏考異卷三九云：「北史避唐諱，改『昞』爲『景』，此『昞』字亦後人輒改。」按此元昞卽卷十五常山王遵傳之元壽興。彼處改稱其字，又改名爲「景」，可証北史此處之「昞」，非李延壽原文。錢說是。

〔一四〕以參定禪代禮儀　諸本「禪」訛作「渾」，據北齊書卷二三崔㥄傳、通志卷一五四崔肇師傳改。

〔一五〕言趙彥深當大貴　諸本「深」作「琛」，通志作「深」。按本書卷五五趙隱傳，隱字彥深，北齊書卷三八同。今據改。

〔一六〕光韶事親以孝聞　諸本「聞」作「悌」，魏書卷六六、通志卷一五〇下崔光韶傳作「聞」。按「悌」指兄弟友愛，「事親以悌」不可通。今據改。

〔一七〕尋敕光韶兼秘書郎　諸本脫「兼」字，據魏書補。

〔一八〕乃徙齊土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　魏書卷二四崔玄伯傳附崔道固傳，「土」作「士」。

〔一九〕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　諸本「陰」作「除」，魏書卷二四作「陰」。按水經注卷

一三灅水注：「灅水逕陰館縣故城西中略。魏皇興三年齊平，徙其民於縣，立平齊郡。」今據改。

〔三〇〕道固兄目連子僧祐僧深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謀反　諸本不疊「僧深」二字，據通志卷一五○下崔亮傳附崔道固傳補。又魏書卷二四「深」作「淵」，北史避唐諱改。

〔三一〕坐貪僞賜死晉陽　魏書卷二四「僞」作「污」，疑是。